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

黄帝内經素問註證發微序

内經素問註證發微者吾甥馬子所撰也内經肪于軒轅業靑囊者靡不祖述之而傳註未明輒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而弁髦之自謂奴僕長桑衙官和扁至叩以

经络营衛闢格司天在泉南北政諸義則束手退矣嗟乎内經與十三經並垂于玆假令今世學士大夫不得十三經註疏而欲持管窺蠡測之見揚搉聖謨人誰信之而又奚裨于日用且也内經之生全

民命其功不啻如十三經之啓植
民心而惡可無註證以表章之哉
國家內設太醫院外設惠民局
聖祖之所以壽國脈壽元元者意至
殷重也而內經一書自唐王冰註
後卒寥寥無聞余嘗涉獵方書得

内經讀之恨其無註暨淂氷所註讀之而復恨其註之未詳未嘗不掩卷嘆也吾拐馬子少游諸生間久躓塲屋患弱疾從季父剌史白今君命更醫〻更精也名盖籍〻聞諸侯矣獸慨軒轅之旨不能炳

如日星判若淄澠而按方泥經之
夫每每忘本根而攻枝葉以致失
于膏肓干天地之和為害匪小遂
研精覃思旁引曲諭積有歲月爰
成斯編其于經絡營衛闢格脉體
司天在泉南北政諸彖了然掌上

而按方泥經之夫賴以指南異日
者
聖天子詔求海内異書以備石室之藏則此書之大有功于民生稱不朽業無疑矣余惜其不能及之久遠也廼命工鋟梓以廣其傳并為

之序以弁其首云

旨

大明萬曆十四年冬十月吉旦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

南京兵部右侍郎前奉

勑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等

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陰
古林王元敬書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序

余覽睹黃帝書而知醫之通天地四時五行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與焉夫人神氣之所游行出入為五臟六腑為二十七氣三百六十五會摠之以無間入有間微渺茫忽不可循也剝之虛宣以質異情性以日感風氣以變生其實殊矣

非懸悟神解與道合真叅伍於消息盈虛之數而後假湯液㵋浣礸石抗熨之生道不逾遠乎肯綮言湮則以學人不達作者之意務蠡測而闡幽之義舛也大都黃帝內經素問靈樞諸篇皆以九爲數曰而九之其數八十一則黃鍾所繇起也盖黃鍾爲天地之中數陽之生

生不息始基于此聖人以之吹律應氣
而天地訢合蟄虫昭蘇煦嫗覆育以立
萬物之命則中之為也夫醫生道也陽
生理也九九者生之數也化不閼而民
不札則天人之道歸焉矣竊惟從之剖
繹其義者人人殊自用者以決裂為真
詮鹵莽者以摽獵為宗旨妄意牽合而

謬迷千里聖人之精意天地之大德將
安寄之此仁人之所隱也馬君玄臺博
綜玄討越有年所恍若晤神聖而有得
迺緣類爲章鼇爲九卷[illegible]運氣圖系焉
將以察天道而審人官也迺其註以明
義釋以宣隱蓋章章淵懿矣古往者所
爲嘘吸鬼神昆蟲造化者如揭日月而

中天匯君其疇戚之世之考鏡者緣斯以窺神明之蘊上焉者生生以壽天下下焉者生生以尊其生孰非君爲之嚆矢扎然君恒以此得忌曰瑕疵之太史公之傳倉扁不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乎倉扁故自不朽也君脈爲倉扁儻亦有爲太史公之言者

萬曆丙戌秋日華亭林下人馮行可書于不棄齋

校正庠友

華亭晴陽張重華

少明朱有光

紫庵宋懋澄

五勝宋懋楨

世醫懷浦趙詔

校正門人

華亭石 張

漢水張祖栻

景弦劉漢儒

姪景為馬文遠

吳江穀貽黃撝謙

山陰冲宇柳宗模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篇目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八卷

第九卷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一

大明太醫院正文　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兄舉人協泉子馬蘊仲易素校

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即本紀所謂咨於岐伯而作內經者是也此書出於岐伯者多故本紀不及諸臣耳咨者問也本紀云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內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全元起謂素者本也乾鑿度以素為太素以素問為問休素義俱術岐然此素問八十一篇而復有靈樞八十一篇大抵素問所引經曰俱出靈樞則靈樞為先而素問為後也

後世重素問而忽靈樞。求素問而失精要。以故學無本源。濟多庸下。書中止以天師、夫子尊岐伯、鬼臾區。而其餘諸臣未聞其以是稱。見上古天眞論及五運行大論等篇。按五運行大論岐伯曰、雖鬼臾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岐伯曰、雖伯高猶不能明之。則諸臣似有未能及岐伯者。至雷公則自名曰小子細子。黃帝亦有訓之之語。意者所造未及諸臣而年亦最少歟。如著至教論已下七篇皆有訓之之語。其號五過論雷公亦似諸臣幼小蒙愚。且其曰公、曰伯曰師、似皆以爵稱之。即如寶命全形論有曰天下、本紀亦云推軒轅代神農爲天子。曰君王移精變氣論、五常政大論、靈樞官能篇皆稱曰聖王著至教論、疏五過論有封君侯王。靈樞根結篇有王公大人等稱。則其爲爵無疑也。至於

鬼臾區少俞伯高皆諸臣名耳。後世程子謂出于戰國公子之手，或謂先秦儒者所作。是皆泥于晉號文字而未繹全書，故臆說有如此者。迺今詳考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篇，則論天道曆法。萬象人身，經絡脈體，人事治法，辭古理微，非子書中有能偶及雷同者。真唯天神至聖始能作也。愚意上天以仁愛斯民爲心，而伐命惟病，治病惟書，然玄默無言。故挺生神聖，以代之言。而發出此書，以救萬古民命耳。況六書制自伏羲（外紀云天下義理必歸文，古天下文字必歸六書。）醫藥始于

神農。本紀云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自伏羲以至黃帝千有餘年其文字制作明甚外紀本紀俱載黃帝紀官舉相明曆作樂制爲衮冕舟車畫野分州經土設井播百穀制城郭凡爵號文字時已咸備按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後世仍與湖稱黃帝之世實爲文明之漸歷金天高陽高辛諸氏又經三百四十餘年始迄陶唐則諸凡制作人知唐虞爲盛而不知肇自羲黃其所由來者漸也何獨內經之作必書靈素均誣乎哉至春秋時秦越人發爲難經撰難三焦當衞關格脈經之始晉皇甫謐次甲乙經多出靈樞義本

闡明。唐寶應年間。啓玄子王冰有註。隨句解釋。逢疑則默。章節不分。前後混淆。元滑伯仁讀素問鈔。類有未盡。所因皆王註。惟宋嘉佑年間。勅高保衡等校正。深有裨于王氏。但仍分二十四卷。甚失神聖之義。按漢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又按素問離合眞邪論。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鍾數焉。大都神聖經典。以九爲數。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愚今析爲九卷者。一本之神聖遺意耳。竊慨聖凡分殊。古今世異。愚不自揣而僭釋者。竊後世槩闇此書。而蠡測之。以圖萬一

之小補云耳，知我罪我，希避云乎哉。

上古天眞論第一 内言上古之人在上者自然知道，在下者從數以合于道，皆能度百歲乃去，然眞人壽同天地，正以其全天眞，故以名篇。篇内九言道者五，乃全天眞之本也，後篇倣此。

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按生而神靈四句，與史記同，且成而登天，今則曰成而聰明。又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叡齊，齊側皆切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徇徐閏切，長上声。

此總述黃帝始末之辭。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之子。按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丘在今開封府新鄭縣境。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經天

元紀大論。鬼臾區亦云然。靈者。隨感而能應也。正義曰。言神異也。書云。人惟萬物之靈。故曰神靈。索隱曰。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爲神異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鄭裴俱訓曰。徇。疾。齊。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敦。信也。敏。達也。正義曰。成謂年十五冠時成人也。愚按正義以十五爲成。成則不宜曰登天。若訓爲道之成。則登天。亦或有之。世傳黃帝鑄鼎。鼎成。有龍垂髯下迎。帝騎龍上天。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弓。仰攀莫及。抱弓而號。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群臣葬衣冠于橋山。墓今猶在。

迺問于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

耶。

天乃至尊無對之稱。而稱之爲師。又曰天師。帝之尊岐伯者如此。度越也。尚書洪範篇以百二十歲爲壽。則越百歲矣。

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此言上古之人所以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得也。道大道也。天地萬物之所同具也。以此道而修之于身。則謂之脩養之

道脩道而有得于心則又謂之德（德之義見第五卷）術數者脩養之法則也上古之人為聖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而脩之法天地之陰陽調人事之術數（術數所該甚廣如呼吸按蹻及四氣調神論養生養長養收養藏之道生氣通天論陰平陽秘陰陽應象大論七損八益靈樞本神篇長生久視本篇下文飲食起居之類）飲食則有節起居則有常而不妄作勞（勞去聲）故有此形則有此神而盡終其天年越百歲乃去也（天年篇云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即形與神俱之義也）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于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樂音洛）

此言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失也凡物之有漿者味甘而美如今蔗梨等物皆各有漿彼則以酒爲漿異于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者矣以妄爲常異于上古之人不妄作勞者矣醉以入房以情慾而竭其精以竭精而耗散其眞當精滿之時不知持之五藏別論岐伯曰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精而不能實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滿藏此則腎藏主藏精皆散不實故可持也語形有神不時時御之義見節務快其心而悖於養生之樂其起居則無節又異于上古之人起居有常者矣所以年半百而衰不能如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也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憺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慾。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恬音甜憺淡同樂音洛

此言上古聖人教下有法而在下者從之。故皆能度百歲而不衰也。上文言上古聖人自然知道。故能度百歲。乃去矣。其所以教下者有曰。太一君九宮之日。有虛邪。

賊風當避之有時。按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凡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又刺節眞邪篇有虛邪之中人也等語靈樞又有賊風絡人則虛邪與指風言王註言邪從虛入則指虛爲在人者指恬惔而靜。虛無而空。觀老子清靜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于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眞靜眞常應物眞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此乃萬世觀空之妙旨也則眞氣自順。精神內守。病何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慾。心安而不懼。形雖勞而不倦。氣隨以順。各從其欲。皆慰所願。故爲下者。能率從此教而不悖也。有所食則以爲美而不求過味。有所服則任用之而不求其華。與風俗相安相樂而不

行類忘高者不陵下。下者不援上。而不出位以相慕。其民誠曰朴。是以嗜慾不能勞斯民之目。淫邪不能惑斯民之心。雖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而皆能不懼于外物。故與在上聖人所知之道。亦相合焉。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正以其德全而不危也。蓋脩道而有得于心則德全矣。危者。即動作之衰也。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邪。將天數然也。

材力。材幹力量也。天數。凡人所稟于天之數也。觀下文所對。則係于材力可知矣。蓋年老則無子。豈盡關于天數也。

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眞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脈衰于上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更平聲任如林反

此與下節言男女之年老無子者由于材力之盡非皆天數使然而此一節則先以女言之也女子先天之氣方生交媾之時陽氣不勝其陰則爲女陰中有陽其卦象坎凡醫書謂陽精先合陰血後叅精氣來形精開裹血陰內陽外則成離卦而爲女其義甚大

約陽氣不勝其陰氣則爲女，陵惜直爲萃書稱女惟陽子爲男子者，正以其陰氣勝，雖女而陰中有陽也。

精蘊畜于內，至七歲乃少陽之數，其腎氣始成。先仙生經云腎則爲男先生有髮，則屬陰數，蓋指始特言腎始成女七歲曰腎氣始盛，下八歲曰腎氣實，皆從腎也。

腎主骨，齒亦爲骨之餘，故齒齔更生。孔子家語本命篇孔子曰：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齔，二七十四歲而化。有髮爲血之餘，故髮亦漸長，二七則天癸自至。

天癸者，陰精也。蓋腎屬水，癸亦屬水，由先天之氣蓄極而生，故謂陰精爲天癸也。按王冰謂天癸爲月事者非。蓋男女之精皆可以天癸稱。今王註以女子之天癸爲血，則男子之天癸亦爲血耶。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交構之時，各有其精而行。經之際，方其血開闔交構之時可以血言，庸醫要語云諸書皆謂精開累血開累精者亦非。靈樞決氣篇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者是也。但女子之精以二七而至，而其月事亦與此時同候，如下文所

云耳或有男女先一七二八而
所至者皆斷喪後從取天耳
任衝二脈者許經八脈
之二也見骨空論任主胞胎衝爲血海令二脈俱通月事應
時而下月事者月經也毋月有事故曰月事以其有常
故又曰月經經者消也
空推五音五味篇云衝脈任脈
皆起于胞中血海有海論衝脈則常與任脈
爲血之海又云然十二經
其身大標然不兵所病之
然不然其所病血海亦血
後而者消如月之故似血
經皆然非皆血海斷然當
有太附穴而此篇流指衛
脈者起于氣衛者指
所經之穴名也入古論
從有餘從月滿下
陰有餘故女子有
背有盈取戎由是
崇音充衝可出可
之則陽明而推之則中國爲主
陰陽天地人人道有言以乃行血之行常有其身
其脈衛始然血海有常空餘以全身
至陰陽之氣有餘而十七
血日月之氣二曰
所謂經論

式似膺君子雖正。人則多。災患之成難于夂事皆可知。參有斯此斯民之貴在前為之惕然精血哉

盛如此其有子也[illegible]矣。三七腎氣平均。故牙之最後生者名曰真牙。出此而生。且長極矣。四七肝主筋腎主骨者皆堅。髮長極。身體壯盛。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女子大體有餘于陰不足于陽。故其衰也自足陽明始。蓋以胃為六府之長。其脈上行于頭。故面焦髮墮也。

靈樞經脈篇黃帝曰。胃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之交頞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

六七則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皆衰于上。故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已竭。應前天癸至而言也。

道不通地道者坤也不通者月事止也應前月事以時下而言至是而形體衰壞不能有子矣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力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氣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

頒班同 解懈同 墮惰同

此則以男言之也。男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陰氣不勝其陽則成男。陽中有陰，其卦象離。凡褚書謂陰血先至，陽精後衝，縱氣來乘，血開裹精，陰外陽內，則成坎卦而為男。其挨亦微大約陰氣不勝其陽氣則為男。凡括眞偏等書稱男子為女子者，以其外貌雖男而陽中有陰也。惟陰精蘊蓄于內，至八歲乃少陰之數也。腎氣始實，髮長齒更。家語云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二八十有六歲而化。二八腎氣已盛，天癸始至。天癸者，陽精也。蓋男女之精，皆主腎水，故皆可稱為天癸也。惟精氣溢瀉，故陰陽之精一和，而遂能有子矣。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眞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始衰，髮墮齒槁。男子大體有餘于陽，不足于陰，故

其衰也，自足少陰始。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皆焦，髮鬢頒白。（手經三陽從手走頭，足經三陽從頭走足，男女皆同。）七八肝氣已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精血俱衰，齒髮皆去。夫腎者屬水，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五藏盛，乃能寫。今五藏皆衰，筋骨解惰，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然則男女之老而無子者，皆由於材力之盡，非由於天數之適違也。若少而無子者，則謂之天數，斯可矣。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脉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

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

此言年老而有子者正以其天壽過度氣脉常通而腎氣有餘也。若曰年老有子。則雖八八已後亦能有子也。然此等之人。雖或有子。大畧天地間之爲男者不過八八之數。爲女者。不過七七之數而天地所稟之精氣皆竭矣。能如此等之有人。人不亦少乎。精氣者天癸也王註以爲所生之男女其壽止于八八七七之數者非。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生子也。

上文言年老者不能生子。又有年老而有子者。皆主乎

人而言。帝遂以脩道而年皆百數者。問其能生子否。蓋承第三節第五節之在上在下者而言也。伯言上古之世其在上者知道在下者合道皆能壽老而全形非若平人之年老而形體皆極者比其身年雖過百歲亦能生子而無燒也。

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眞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

此下四節。帝述其素所聞者而言之也。帝言上古之世有等曰眞人者。不待于修而此眞渾然全具。故謂之眞

人也天地陰陽眞人與之合一故能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已之精氣一如天地之默運也獨立守神一如天地之存主也無少無老肌肉若一天地此無極則眞人亦此無極相與同敝無有終時並道不變故天地亦不變眞人之有道如此其生同天地也宜矣六微旨大論曰與道合同惟眞人也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陰陽調于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眞人

中古有至人者至極之人也方盛衰論中亦有至人淳德全道者

其德淳而不漓。則道自全矣。和于陰陽。調于四時。去世離俗。志異于人也。積精全神。亦獨立守神之意也。惟神既全。則形自周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身自強固。所以遊行視聽者。以此。亦與真人同歸耳。

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于世俗之間。無恚嗔之心。行不欲離于世。被服章。舉不欲觀于俗。外不勞形于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恚於桂切 愉音俞

上言至人與真人同歸。則太上者。下此而有聖人。今又下

此而有賢人。故皆曰其次。言中古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順八風之理。天義見靈樞九宮八風篇有所嗜欲。與世俗相安而無恚嗔之心。行同于世。服同于時。以道而同也。舉動不觀于俗。以道而與也。外不勞形于事。內無妄想之患。以恬憺愉悅為要務。以悠然自得為己功。故形體不敝。精神不散。其壽亦可以百數也。此猶第二節言上古之知道者耳。上文言至人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而聖人不然。故不及至人者以此。

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別彼

下此有賢人者。法則象似。皆仰稽之意。法天地日月自
然之運。辨列星辰之位。逆順以推陰陽之數。陰陽者否
人中甲辰
從甲子起以乙丑爲次順數之地下甲子從
甲戌起以癸酉爲次逆數之此之謂逆從
分別四時
之氣序。蓋占天道以盡人事也。此猶第五節言上古之。
爲下者。從同于道。故曰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也亦可使
益其壽。而比之至人聖人。則有所終極焉耳。

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

此篇所言發前篇
脩道未盡之意篇內以春夏
秋冬四時異氣當有養生長收藏之道可令聖人
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皆調神之要道也故名篇凡
言道
者[illegible]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于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以巳同長上声後同

此以下四節。言當隨時善養也。正二三月。春之三月也。一陽氣已生。最能發生而敷陳之。故氣象謂之發陳也。常五政大論篇謂之啓敷。敷與陳同。據下文番秀容平等義。當以氣象言。當是之時。天地以生物為德。萬物榮茂。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卧則夜。其起則早。以陽氣正舒也。起而廣步于庭。以布夜卧之氣。被髮而無所束。緩形而無所拘。使志意于此而發生。

其待物也。當生則生之而勿之殺，當與則與之而勿之奪，當賞則賞之而勿之罰。凡若此者，蓋以春時主生，皆以應夫春氣而盡養生之道也。否則春屬木，肝亦屬木，逆春氣則傷肝木，而肝木不能生心火，至夏之時，有寒變之病。寒變者，水來侮火，爲寒所變也。豈不少氣以迎人藏欲長之氣哉。春之爲言迎也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早起，無厭于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重平声

四五六月夏之三月也陽氣已盛物蕃且秀故氣象謂之蕃秀也當是之時天地氣交卯司天在泉三四氣之交六元正紀大論所謂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是也萬物有得陰氣而斂華英成實者正以陽化氣而陰成形也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臥則夜其起則早與春同也起早而無厭于日蓋夏日晝行之度較夜最永人所易厭也陰陽書云四六月日出即寅時九月寅時則日高三丈矣其持已也使此志無怒其愛草木也使華英成秀不榮而實曰秀曰草木則凡物可知矣無怒則氣易鬱必使此氣得泄若有所愛于外而無所鬱凡若此者以夏氣主長皆以應夫夏氣而盡養長之道也否則夏屬火心亦屬

火逆夏氣則傷心火。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脾土不能生秋時之肺金。至秋之時。有痎瘧之病。正以心屬火。暑亦屬火。心衰則暑感。故夏傷于暑。秋必痎瘧也。豈不少氣以迎肺藏欲收之氣哉。然不特秋時爲病也。肺金不能生腎水。則冬爲重病者有矣

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卧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同以上

七八九月。秋之三月也。陰氣已上。萬物之容。至此平定

故氣象謂之容平。天氣以燥而急。地氣以燥而明。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卧則早。較春夏興。懼中寒露也。其起亦早。與雞俱興。較春夏尤早也。陰陽書云七月丑時在五更。八九月丑時在四更。使此志安寧而不妄動。使秋刑緩用而不妄殺。蓋用刑不緩。志仍不寧也。必收斂神氣。使秋氣之在吾身者和平也。無外馳其志。使肺氣之藏吾內者清淨也。凡若此者。蓋以秋時主收。皆以應夫秋氣而盡養收之道也。否則秋主金。肺亦屬金。逆秋氣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而至冬之時。有飧泄之病。正以肺爲陽明燥金。脾土惡濕喜燥。肺金既衰。不能生水。腎水又

衰。不能攝水。而脾土又不能制水。故脾濕而飧泄自生也。豈不少氣以迎腎藏欲藏之氣哉。

冬三月。此謂閉藏。水氷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坼拆同　亟音器

十月十一十二月。冬之三月也。陽氣已伏。萬物潛藏。故氣象謂之閉藏也。當此之時。水以寒而氷。地以寒而坼君子居室。如蟄蟲之周密。無擾亂衛氣可也。下土天氣天論曰。冈丁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　其臥則早。與秋同也。其起則晚。必待

日光與秋異也使其志若有所伏匿然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皆無擾乎陽之意也去寒以就溫無泄皮膚之汗而使陽氣之數奪凡若此者益冬時主藏皆以應夫冬氣而盡養藏之道也否則冬王水腎亦主水逆冬氣則傷腎水腎水不能生肝木而至春之時有痿厥之病正以肝主筋筋之不能舉者爲痿春木王水廢則陽氣上逆而爲厥厥之爲言逆也本經明有痿論厥論非可以一病言然厥論則有寒厥熱厥乃厥逆之謂豈不少氣以迎肝藏欲生之氣哉

天氣清靜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

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藁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惟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空孔同鬱入聲菀於遠切藁槁同數音朔下同

上文言人當順四時之氣。此言天地有升降之妙。惟聖人從之。故病卻而壽永也。言上天之氣。至清靜。至光明似可亢之以自高矣。然惟藏此德而不止。萬古有下降之妙。故雖降而實未之下。其尊仍在焉。設使天道自專其清靜光明。則日月無以藉之生明矣。猶人之邪氣塞

害空竅而空竅不通也此二句乃借人以論天然在人亦不特兩目不明諸竅皆然後人世此以自論者蓋泥于日月二字而不考大義故耳蓋天氣者陽氣也陽氣不降轉為閉塞故地道亦不升適與天氣隔閡而大無以開之也所以應之于上者雲霧不精白露不下應之于下者交通不能表萬物之命以施生生之理正以其不能交通也凡有名之木亦多死如五常政大論歲金太過之下有名木不榮不寧唯是華惡之氣不能發散風雨不能有節白露不能下降而菀稿之物不能榮茂凡若此者皆以天地不交通耳當是之時賊風數至暴雨數起雖天地四時不能相保如平常矣為吾人者失前四氣調神之道陰陽升

降俱乖其度猶之天地不交也則身多奇病萬事多失生氣已竭至未半之時而絕滅矣唯聖人能順天道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法于陰陽和于術數所以身無奇病本經有奇病論大奇病論萬物得所其生生之氣不竭而亦可以百數也按此聖人見前篇第十三節

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長上声

此承首四節而言四時之氣不可以有逆者正以其當時而病不必秋氣而病也吾謂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

者何哉蓋不能盡養生之道以逆此春氣則少陽不生少陽者足少陽膽經也膽爲甲木肝爲乙木肝與膽爲表裏今少陽不生則肝氣內變其肝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逆心經欲長之氣而無災變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者何哉蓋不能盡養長之道以逆此夏氣則太陽不長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也小腸屬丙火心屬丁火心與小腸爲表裏今太陽不長則心氣內洞內洞者空而無氣也靈樞五味論有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正與內洞之義相似其心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逆肺經欲收之氣而無痎瘧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肺冬爲飧

泄者何哉蓋不能盡養收之道以迎此秋氣則肺屬手太陰經者也太陰不能收而肺氣枯焦脹滿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腎經欲藏之氣而無飧泄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者何哉蓋不能盡養藏之道以逆此冬氣則腎屬足少陰經者也少陰不能藏而腎氣已獨沉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肝經欲生之氣而無痿厥之病耶然春夏以表言秋冬以裏言以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也

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于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

其本。壞其眞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格。

此承第五節。而申言聖人盡善養之道。彼不善養者。失之也。夫萬物生于春。長于夏。收于秋。藏于冬。則此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于春夏而有養生養長之道者。養陽氣也。此節言少陽太陽則人身之陽氣正合天地之陽氣秋冬而有養收養藏之道者。養陰氣也。上節言太陰少陰則人身之陰氣正合天地之陰氣正以順其根耳。故與萬物浮沉于生長之門。言生長則槩收

若逆其根則伐本壞真矣故知陰陽四時者既為萬物之根本則是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為死為生之本逆之則災害自生如上文寒變痎瘧飧泄痿厥內變內洞焦渴獨沉之類順之則苛疾不起如無上文寒變痎瘧等病是謂得養生之道者矣是道也唯聖人為能行之彼愚人則當佩之蓋以從陰陽則生不但苛疾不起也逆陰陽則死不但災害自生也順陰陽則此身之氣治治則必能有生也逆陰陽則此身之氣亂亂則必至于死也若求不能順而反之以為逆則吾身之陽不能入陰不能出而在外者格拒于內矣其災害死亡

之至良有故哉。

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

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兵，不亦晚乎。

此承上節，而引言以戒之也。昔者言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靈樞逆順篇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正所謂聖人預養生長收藏之氣，不待災變疾瘧飧泄痿厥等病已生，而始治之也。凡病則氣亂，未病則氣治。病成而藥，亂成而治，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兵，其渴必不能濟，而鬭必不能禦也，偕晚矣哉。

生氣通天論篇第三

篇首有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故名篇按靈樞營衛生會篇言宗氣積于上焦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蓋以天有陽氣積陽為天也有陰氣積陰為地也人稟天地之氣而生亦有陽氣有陰氣陽氣者衛氣也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從中焦之氣以升于上焦而生此陽氣故營衛生會篇謂衛氣出于下焦又謂濁者為衛是也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出于足太陽膀胱經睛明穴而晝行于足手六陽經夜行于足手六陰經如本篇所謂陽氣者一日而主外等諸是也又如營衛生會篇謂之太陽主外者是也惟其不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營衛生會篇又謂之衛行脈外者是也陰氣者營氣也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營衛生會篇謂之營氣出于中焦又謂清者為營是也但陰氣精專必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肺經太淵穴而行于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厥陰心包絡經

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而又始于手太陰肺經。共八皆衛氣作會。篇謂之太陰主內。又責之營行脈中者是也。即本篇有營氣不從之營氣是也。惟此篇共營氣之營字。正與靈樞營氣之營字同。其餘素問皆營字俱書榮字。蓋古營榮字通書。大義嘗以營字爲是。蓋陰氣在內。如將軍之守營。陽氣在外如士卒之衛外。史記云。以師兵爲營衛。則營衛二氣取義蓋如此。又陰陽應象大論有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其義亦然矣。愚嘗思本篇有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釋論有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此所以聖論營衛二氣至精之義亦然二氣均爲人之所重而本篇所重在人衛氣但人之衛氣本于天之陽氣惟人得此陽氣以有生故曰生氣通天惟聖人全此陽氣而苛疾不起常人則不足焉。靈樞禁服篇云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苟信哉本篇凡言陽氣者七詳諄示人以當全此陽氣也要之陽氣一全則營氣自從矣大義尚以靈樞營衛生會篇及衛氣行篇參看爲的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其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數音朔按六節藏象論云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

此節言人氣通乎天氣人氣謂陽氣見本篇第六節又曰衛氣衛氣行亦謂衛氣為人氣即稟蒼天之氣而生者。惟聖人全此天氣以固壽命之本而乘人則失之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人之本也天以陰陽

生萬物。而人之生也本于陰陽。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上下四方爲六合）其氣之在地者曰九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氣之在人者曰九竅。（陽竅在頭者七耳二目二鼻二口陰竅之在下者二前陰後陰）曰五藏（心肝脾肺腎）曰十二節。（手有三陰三陽經足有三陰三陽經）皆以通乎天氣者也。其所以生者五。（金木水火土）所以爲氣者三。（王註以爲天氣地氣運氣義見第八九卷天元紀大論至眞要大論等篇）有數犯邪氣則邪氣傷人。故不使邪氣傷人者。乃壽命之本也。蒼蒼天之氣至清淨者也。（即前篇言天氣清淨）吾能法天地之清淨則志意自治陽氣自固。當是之時。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所以弗能害耳。惟聖人知之。隨四時以運此身之精氣。服蒼天

之陽氣以通天氣之神明彼常人則失之所以内閉九竅。外壅肌肉。而衛氣已散解此之謂自傷陽氣之所以削也。

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因于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因于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因于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因于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折音舌緛

音軟按後世注同此節分屬似當以寒暑濕各爲一節殊不知本篇所重在陽氣故凡本篇有陽氣者當提爲各節之證只每節末文之病皆由陽氣不足所致。[illegible]樞禁服篇謂衛氣爲百病之母者是也。

此言陽氣所以衛外而陽氣不固者則四時必傷于形氣而為病也夫所謂陽氣者衛氣也人有此陽氣猶天之有日也日得天之明而能久照陽氣必不失其所而能久壽若失其所而不能衛外必折夭而不彰失其所者衛氣衰弱而不能衛外也故天運當有此日以為之光明人當有此陽氣以為之衛外是故陽氣因而上行于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外者也大義見靈樞營衛生會篇衛氣篇禁服篇及本篇篇名之下惟陽氣不固故凡四時之邪氣皆從之而傷矣所謂不能因時之序者是也是故因于冬之嚴寒者當深居周密凡有意欲心有所運而身不妄動如運[illegible]以

開闔其戶戶不太勞若起居卒暴有所驚駭則神氣浮露無復中存矣因于夏之暑氣者其體必有汗或煩躁而動則爲喘喝或不煩躁而靜則亦不免于多言暑證者熱證也故合動靜而皆不能靜者如此 東垣云動而得之爲中熱靜而得之爲中暑中熱者陽證中暑者陰證李東垣曰暑熱之時無病之人或避暑熱納涼于深堂大廈中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拘急肢節疼痛而煩心肌膚大熱無汗爲房室之陰寒所遏使周身陽氣不能伸越以大順散熱藥主之若行人農夫于日中勞役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痛發躁惡熱捫之肌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大泄無氣以動乃爲天熱外傷肺氣蒼朮白虎湯涼藥主之〇玉機微義論云按此篇中暑即仲景所謂暍也此只作暑熱分之可見其陰陽二證受病不同然夏月發病有陰寒所遏伏遏身陽氣不能伸越以大順主之者爲中暑蓋當暑月以名之猶冬月發熱爲傷寒也但大順一方是仲景太陽例藥

尤宜施用許不如此必有君益氣湯證例用乎無傳其中熱一例雖云蒼朮白虎湯而又當變以清暑益氣之法曰中暑證亦有于勞役動而得者中熱證亦有于逸暑中濟而得者大抵因人元氣虛實不同故所發亦異治之者豈得無發法哉

一身之熱如燔炭然必從而汗之則邪從汗散矣

披此曰汗出而散熱論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不止觀此二篇則暑證當發汗無疑矣朱肱稱滑脩仁疑暑之不可汗也遂以此二句為上文因于寒之脫簡以為非寒則不可發汗殊不知風寒暑濕熱皆可發汗若暑證後世用香薷飲及木通澤瀉■苓豬苓等利水之藥而愈者先為便益然難經以暑傷心心為正經自病要知心屬少陰君火暑亦屬人唯暑為能為心知水就濕火就燥之義但暑固傷心熱亦傷氣而又復發汗則汗乃心之液熱既傷心傷氣汗多又必亡陽矣心與小腸為表裏令服利水之劑使暑從小腸而下行參入膀胱而去則病易郄而元氣無損矣此朱骨二辰所以不免于致疑者皆不知考熱論之義耳余嘗註難經正義并載此義于四十九難中暑之下

因于

濕氣之所感者。凡人之有濕。有內濕。有外濕。外濕足先受之。內濕者。多飲酒漿醴醪所致也。其濕氣薰蒸上行如裹首如有所包裹。而昏且重矣。惟濕蒸爲熱。而不能除。却大筋受濕浸熱蒸。則軟而短。小筋受濕浸熱蒸。則懈弛而長。軟短。故手足拘攣而不伸。弛長。故手足痿弱而無力矣。按本篇下文秋傷于濕。及陰陽應象大論亦有秋傷于濕等語。則此濕者當爲秋時所感也。因于氣熱所致者。凡怒則傷肝。肝氣有餘。來侮脾土。脾土不能制水。水氣泛溢于四肢。而爲腫脹之疾。其手足先後而腫。此四維之所以相代也。四維者。四肢也。斯時也。上文所謂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者是也。

其陽氣豈不竭盡矣乎。

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汩古沒文）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亦時有煎厥之證不特病暑而已陽氣者貴於清淨若煩勞而不清淨則勞爾形搖爾精神氣張施於外精氣竭絕於中惟春秋冬時尚有可以強支者及延積於夏暑熱令行使人煎迫而厥逆矣（按脉解篇云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當與參看）何以見之目盲耳聾視聽皆廢潰潰乎若都之壞也眞汩汩乎不可止者都所以坊水潰潰壞貌汩汩流

窺甚言疾勢不可遏也。據本經煩勞則如王註所謂起居暴甚損受陽和又云精絕則
如王註所謂傷腎與膀胱又據脈解篇則又關於經義怒是乃傷腎精經之病也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傷于筋縱，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痤疿。高梁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勞汗當風，寒薄為皶，鬱乃痤。
菀音鬱，詩小弁有菀者柳，亦註為鬱。沮子魚切。痤作和反。疿方味反。高當作膏，梁當作粱。丁，後世作疔。皶，織加反。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為厥，為脹，為偏枯，為痤疿，為大丁，為皶痤諸證也。陽氣者，貴于清淨，若大怒而不清淨，則形氣經絡，阻絕不通，而血積于心胸之間。奇病論岐伯曰：胞之絡脈絕，亦阻絕之義，非斷絕之謂。舉痛論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其氣有升而無降

使人依薄下上而厥逆矣然而血不營筋筋將就傷縱緩無束胷脇䐜脹真若有不能容物者矣所謂鼓張而有粗筋見于腹者是也又人當汗出之時或左或右一偏阻塞而無汗則無汗之半體他日必有偏枯之患所謂半身不隨者是也又人當汗出之時玄府未閉乃受水濕則陽氣方泄寒水制之熱鬱皮内濕邪凝結遂爲痤疿痤則較疿爲大其形類癤疿則較痤爲小即所謂風癮是也又人有嗜用膏粱美味者肥厚内熱其變饒生大疔足之爲言饒也非手足之足蓋中熱既甚邪熱易侵如持空虛之器以受彼物者矣又人于勞苦汗出

之時。當風取涼。使寒氣薄于玄府之中。始則爲皶（俗云粉刺）鬱久則爲痤皶。皶則稍大矣。凡若此者。皆陽氣不固使然也。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陷脉爲瘻。留連肉腠。俞氣化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營氣不從。逆于肉理。乃生癰腫。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淨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爲。故陽畜積病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瀉。不亟正治。粗乃敗之（僂力主反瘻力鬪反俞音庶亟音棘）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爲僂。爲瘻。爲善畏。爲驚駭。爲癰腫。爲風瘧。爲惕諸證也。陽氣者。內化精微養人之神。外則柔和。養人之筋。惟開闔失宜。則陽氣擾亂。無以養神與筋。腠理不密。寒氣客之。筋絡拘急。形容極僂俯矣。又因陽氣不固。邪氣入陷脉中。則發爲鼠瘻之類。凡肉之所會。名曰肉腠者。皆得聚而連結焉。且各經皆有俞容此非井滎俞原經合之俞凡一身之容皆可曰俞。邪氣變化。依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之疾。畏主心腎言。陰陽應象大論云喜傷心恐勝喜又曰恐傷腎思勝恐駭主肝言。金匱眞言論云其病發驚駭蓋以正虛邪盛。故不足之證如此。唯陽氣不固。則營氣者。陰氣也。營氣不能與衛氣

相順。而衛氣逆于各經分肉之間。亦生癰腫之疾矣。肺經內主藏魄。外主皮膚。故所出之汗。亦可謂之魄汗也方其魄汗未盡。穴俞未閉。形體弱而氣消爍。外感風寒。致穴俞已閉。當發爲風瘧之疾也。瘧論言瘧之爲發非獨至秋有之四時皆能成瘧也故知風者百病之始。非獨瘧也。必陽氣清靜則內焉志意自治。外焉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乃因時之序。凡上文諸病。無由而作矣。惟人不能清淨。又不能因時之序。故諸病日久傳遞變化。上下不升下不降。而不能相併以爲和。雖有良醫。弗能爲也。惟此陽氣者。不能衛外。徒爾畜積于內。其病久久當死。斯時

也。且當成隔。隔者。垂隔不通之謂也。陰陽別論曰。三陽結謂之隔。隔者當寫。若不急寫以正治之。此粗工之所以敗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名。下工爲粗。

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

此言陽氣在人。當開闔得宜。以順之也。陽氣者。一日而主外。人氣即衛氣。按靈樞衛氣行篇伯高曰。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晝日行于陽。即手足六陽經二十五周。夜行于陰。即手足六陰經二十五周。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

張則氣上行于頭，循睛明穴下足太陽膀胱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上外者如此。夜則行足少陰腎經，從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厥陰肝經，足太陰脾經，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度而復合于目。所謂平旦人氣生者。即上行于頭，復合于目之謂也。至日中而陽氣隆，隆者，盛也。日西而陽氣已虛，虛者衰也。與營衛生會篇同氣門乃閉，氣門者，玄府也。惟暮時陽氣已衰，宜收斂陽氣以拒虛邪，無煩擾筋骨。四氣調神論云無擾乎陽無見霧露，蓋至暮時屬陰故所當收斂者如此。若不能如暮時之收斂，而復如平

則陽氣不得清淨。旦日中日西之所爲。反者復也中庸云反古之道而形無所衛未免困窘而衰薄矣。

岐伯曰。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亟音氣

此伯承上文陽氣主外之義。遂言營衛相須爲用。而偏勝者病。惟聖人則善調之也。言營氣者。即陰氣也。營氣藏五藏之精。隨宗氣以運行于經脈之中。而外與衛氣相表裏。衛氣有所應于外。營氣即隨之而起矣。夫是之

謂趣亟也。亟者。數也。陽氣者。衛氣也。衛氣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營氣之外而爲固。亦與營氣爲表裏也。苟使營氣不足。衛氣有餘是陰不勝其陽也。則脉氣之流行者。薄于急疾。薄爲依薄疾爲急疾甚則并而爲狂。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篇皆曰邪入于陽則狂正以陽氣有餘。故發之而爲熱。證者如此。又使衛氣不足。營氣有餘是陽不勝其陰也。則五藏在內。其氣與陽氣爭。扞。九竅自不通矣。正以陰氣有餘。故發之而爲寒。證者如此。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曰邪入于陰則爲痹陰陽源之文大義者主營衛言然衛行脉外而六府主于表營行脉中而五藏主于裏其義天未始不相須也是以爲聖人者。陳示營衛證脉

分爲陰陽出入表裏使在內爲筋在中爲脈在內爲骨髓者和同堅固氣血各順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其耳聰目明營衛如常尚何偏勝之爲病哉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爲痔因而大飲則氣逆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澼音僻反）

此言病有傷肝者不愼則爲腸病爲肺病爲腎病遂因腎傷之義而示人以陰陽交會之要也風者百病之長

風來客之淫以亂營衛之氣則風薄而熱起熱盛而水乾水乾而腎氣不營故精氣乃亡然邪之所傷何藏爲始以風氣通于肝故邪傷肝經爲始耳唯風氣入肝以致腎精乃亡則凡飲食起居皆當慎矣苟因所食太飽至于腸胃填滿筋脉横解而不屬其腸日常澼積漸出肛門而爲痔蓋以人之腸胃筋脉有度故不可多食者如此又因所飲亦多則上文風客淫氣腎肝已傷由是氣逆于上不能下行而咳嗽喘急者有矣蓋肺爲五藏華蓋故飲多而肺布葉舉其爲疾者如此腎者作强之官因而過于强力則腎氣乃傷精髓内枯腰髙之骨

從茲而壞矣余曾見有傷腎經者已成弱證其腰間命門穴上有骨高起者寸餘何以見腎氣不可傷也。凡陰陽交媾。必有要法。唯陽氣秘密。而不妄用則精自固而不至于傷矣。陰陽應象大論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之則早衰之節也正以陰陽不和。若有春無秋。有冬無夏必因而和之。是謂聖人之度數耳即上古天真論和于術數之意故陽氣專以強力爲事。而不能秘密。則彼陰氣與此相絕而兩者不和。必彼之陰氣得其平和。而此之陽氣。知所秘密則精神乃治。何也。蓋以陰陽相離而决散。致吾之精神乃絕故耳。

因于露風。乃生寒熱。是以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

夏傷于暑秋爲痎瘧秋傷于濕上逆而欬發爲痿厥冬傷于寒春必温病四時之氣更傷五藏

此言四時傷于邪者之爲諸病亦由上文陽氣不固而不能因時之序所致也上文言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又言風客淫氣者精乃亡邪傷肝也皆感于風邪而有寒熱之意矣此則又言因于露風者正如上文暴而不能收拒擾筋骨見霧露之謂王註以露爲裸體者非故感于寒而熱從生焉正寒熱爲之往來也水熱穴論帝曰人傷于寒而傳爲熱者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然不能因時之序者隨四時而有其病是以春傷于風風氣通于肝肝邪有

餘來侮脾土故邪氣留連而為洞泄之證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春傷于風夏為洞泄此曰留連則雖不言夏而義已該矣夏傷于暑不能發散至秋當為痎瘧之證蓋心屬少陰君火亦屬火故暑能傷心上文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惟其不能發散則熱邪內蘊至秋濕氣相蒸而為寒熱往來之痎瘧矣痎瘧者瘧之總稱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夏傷于暑秋必痎瘧與此同其治療大法見素問瘧論刺瘧論中秋傷于濕當上逆而為咳嗽及為痿厥之證蓋秋時濕氣方行從而感之則濕蒸而為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故咳嗽自不能已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秋傷于濕冬生咳嗽上文言因于濕者小筋弛長而弛長為痿大筋緛短而緛短為拘陰

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太陰陽明篇。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靈樞小鍼解云。清氣在下。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濡令也故筋脉因濕而弛長則爲痿。人氣從濕而上蒸則爲厥者。良有自也四氣調神論以冬時失養藏之道者春爲痿厥蓋彼以腎水不能生肝木故春時有痿厥之病主正氣不足而言此以濕氣傷筋爲痿氣從濕升爲厥主邪氣有餘而言病名雖同而致病則異故彼之病在春而此之病在秋也

冬傷于寒者。至春必爲溫病。蓋冬時嚴寒中之即病者。謂之傷寒。其有傷于寒而不即病者。至春陽氣發生。邪從內作。故爲溫病之證。夫曰溫者。寒非純寒而有熱。熱非純熱而有寒。正以前此而冬則爲寒。後此而夏

則爲熱則此春時乃爲溫病也素問熱論岐伯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者爲病溫後夏至者爲病暑陰陽應象大論云冬傷于寒春必病溫故仲景傷寒論曰冬感于寒至春變爲溫病則溫之爲義明矣楊玄操釋難經五十八難之溫病以爲是疫癘之氣者非也又謝氏以仲景傷寒例中有溫瘧風溫濕溫溫疫諸證爲溫病是以仲景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論溫溫病也亦非矣彼龐安常亦與楊謝同但未之詳考故耳是何也正以四時之氣更傷五藏故其爲諸病者如此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是故味過于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于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于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于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謹和五味。骨

正筋柔氣血以流湊理以密如是則氣骨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

此言五味能傷五藏而善養者慎之也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酸生肝苦生心甘生脾辛生肺鹹生腎則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者五藏皆屬陰也手太陰肺手少陰心足太陰脾足少陰腎足厥陰肝然陰之五宮所傷亦在五味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酸傷筋苦傷氣甘傷肉辛傷皮毛鹹傷血此蓋五味過節則五藏亦傷于五味也其曰傷氣血者夫諸氣皆屬于肺而苦本入心何乃傷之正以火來乘金傷己之所勝也諸血皆屬于心而鹹本入腎何乃傷之正以水

來乘火亦傷巳之所勝也則五味信能傷五宮矣是故酸所以生肝也味過于酸則肝氣津溼而木盛土虧脾氣從茲而絕矣鹹所以生腎也味過于鹹則大骨者即上節之所謂高骨也玉機眞藏論亦謂之大骨腎氣反傷大骨氣勞水邪尅火令人肌肉短縮心氣抑滯矣甘所以生肉也味過于甘則脾邪有餘于來乘母從前來者爲實邪而心氣喘滿且土從尅水傳其所勝黑色外見腎氣不得其平矣苦所以生心也味過于苦則苦反傷心母邪乘子火氣爍土脾氣不能濡澤胃氣乃反加厚矣蓋邪氣有餘則胃厚也按人之腸胃必有二層心氣太過土氣亦有餘故胃乃作脹而反厚不能納受

水穀宜用清火收歛如亭連烏梅之類今人不識此證以爲飲食不進者多是胃氣已弱仍用參朮等類則胃邪益增飲食反滋愈補愈脹病終不愈矣脉要精微論曰胃脉實則脹虛則泄所謂脹者正胃氣乃厚之謂也須于胃脉之實者驗之昔眞虛則宜補耳辛所以生肺也。味過于辛。金邪尅木，筋脉阻弛，精神至半而廢矣央者中央也半之謂也四氣調神論有未央絶夜則未半而絶此云精神乃央言精神僅可至半也詩小雅云夜未央是故人能謹和五味而調之，度乎長有天命也

金匱眞言論篇第四金匱者藏書之器也尚書金縢篇蔡註釋爲金縢之匱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有金櫃藏之其櫃從木義共同也眞言者至眞之言也故名篇

黄帝問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何謂岐伯對曰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

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春勝長夏五句又見六節藏象論

此言八風能傷五藏，乃以傷其所勝者而已。八風者。按靈樞九宮八風篇，有大弱風、謀風、剛風、折風、大剛風、凶風、嬰兒風、弱風也。五風者，按素問風論，有肝風、心風、脾風、肺風、腎風也。夫天有八風，則人之所傷在此八風也，而復有五風之謂，豈八風之外，復有五風乎。殊不知五風者，即八風之所傷也。特所傷異藏而名亦殊耳。八風發其邪氣，以入于五藏之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若是者，凡以勝所不勝，故不勝者受病，試以四時之勝者言

之春。主木。夏主火。長夏主土。長夏者六月建未月也秋主金。冬主水。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也。彼五藏受八風之病者。亦以其相勝故耳。如九宮八風篇之所傷者是也。九宮八風篇云太乙入徙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在于脉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脉脉絕則溢脉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主爲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

東風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頸項。南風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胷脇。西風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風生于冬。病在腎。俞在腰股。中央爲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氣者病在頭。夏氣者病在藏。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肢。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胷脇。長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痺厥。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胷脇。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飧泄而汗出也。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溫。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平人脉法也。

此言五藏隨時爲病。然必冬藏其精。而四時不爲病也。

春主甲乙木其位東故東風生于春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風在藏爲肝故人之受病當在于肝凡外而頸項之所乃甲乙木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頸項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按肝部經絡由足大指大敦上行間太衝中封至膝內則蠡溝中都上膝關曲泉上行至脇章門上期門其所經歷之處本與頸項無與然甲乙之氣旺于頸項故病當如是也餘經倣此

夏主丙丁火其位南故南風生于夏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熱在藏爲心故人之受病當在于心凡外而胸脇之所乃丙丁火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胸脇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秋主庚辛金其位西故西風生於秋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燥在藏爲肺故人之受病當

在于肺凡外而肩背之所乃肺之所繫也則俞穴之在肩背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冬主壬癸水其位北故北風生于冬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寒在藏爲腎故人之受病當在于腎凡外而腰股之所乃腎之分部也則俞穴之在腰股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中央屬戊己土故脾屬土當病在脾脊者體之中也則俞穴之在脊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由是觀之則春氣者病在頭頸項卽頭也夏氣者病在藏外爲胃腸而內爲藏也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肢上文言腰股而此言四肢者以四肢爲末如木之枝得寒而凋故不但腰股爲病

而四肢亦受病也左傳曰風淫末疾其病維何春氣所升善病鼽衄鼻中出水曰鼽鼻中出血曰衄蓋內有鼽衄為病而外有頭與頸項為病也藏下文陰云春不鼽衄又云春不病頸項分野以內外為分故北解首然仲夏善病在胸脇以心之脈循胸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于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凉氣折暑故病如是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樹發為風瘧禮記月令曰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冬善病痹厥蓋以冬氣者病在腰股又在四肢故痹病厥病從之而生矣痹病詳見痹論四十三厥病詳見厥論四十五然不愈緊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宣達故必冬時宜藏而後春夏秋冬不能為病生氣通天論云因于寒欲如運樞起

居如驚神氣乃浮正言冬時宜藏故有所意欲當如逞

樞以轉戶戶動而樞不動也使起居如驚則神氣浮散

于外矣況按者按摩也蹻者如蹻捷者之舉動手足所

謂導引者是也冬而按蹻則不能藏精神氣浮散而春

夏秋冬各有其病故冬不按蹻則春夏秋之病如上文

者皆少矣何也精者身之本也冬不按蹻以藏其精故

春不病溫不特不病鼽衄及不病頸項已也且精之在

內者不可出而邪之在外者不可入彼秋病風瘧者雖

由冬不藏精而然亦由夏時暑汗不出所致也生氣通天論云體若燔炭汗出而散熱論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故暑汗不出至秋爲瘧此皆因時爲病脉

亦宜知乃平病人之脉法也可不合病脉而合觀之哉

故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陽腹為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為陰府者為陽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為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為陽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為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皆視其所在為施鍼石也故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為陽陽中之陰肺也腹

爲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

此言天有陰陽而人身與病皆應之也。故曰陰者固陰也。而陰中又有陰陽者固陽也而陽中又有陽何也。平旦至日中。屬天之陽。然由日之升而至于中天。乃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屬天之陽。然由日之晏而至于日入。乃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鷄鳴。屬天之陰也。然時正沉晦。乃陰中之陰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謂之合陰）鷄鳴至平旦屬天之陰。然時已近晚。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夫言人身之

內外分陰陽則在外爲陽在內爲陰言人身之前後分陰陽則在背爲陽在腹爲陰言人身之藏府分陰陽則在藏爲陰在府爲陽蓋以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所以欲知陰中之有陰陽中之有陽者何也爲冬者陰也而冬病在陰經故當知陰中之有陰也夏者陽也而夏病在陽經故當知陽中之有陽也春則去冬未遠其病猶在于陰經秋則去夏未遠其病猶在于陽經各視其病之所在爲施鍼石用藥亦然故背爲陽心肺居高上附于背爲陽然心爲牡藏爲陽中之陽肺爲牝藏爲陽中之陰腹爲陰脾

肝腎皆居膈下。脾居大腹之中。腎肝居小腹之中。皆附于膜。故皆為陰。然腎為牝藏。為陰中之陰。肝為牡藏。為陰中之陽。脾為牝藏。為陰中之至陰。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人之陰陽而應天之陰陽者如此。唯能知人之陰陽。斯可以治病矣。

帝曰。五藏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于肝。開竅于目。藏精于肝。其病發驚駭。其味酸。其類草木。其畜雞。其穀麥。其應四時。上為歲星。是以春氣在頭也。其音角。其數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此以下五節。言五藏上應四時。而各有所收受也。如日精日

病曰味之類皆其所收受者東方甲乙木。其色青。在人之肝屬木。故內入通于肝。而外開竅于目。正以目爲肝之外候也。其精則仍藏之于肝耳。木精之氣其神魂。所謂精者魂也肝藏魂病象木而有屈伸。故發爲驚駭。陰陽應象大論曰。木生酸。酸生肝。故其味酸。肝性柔而能曲直。故其類爲草木也。易曰。巽爲雞。木主巽。故其畜雞。麥爲五穀之長故肝之爲穀曰麥。禮月令孟春仲春季春之月天子食麥與羊木之精氣上爲歲星。故應四時之星。當爲歲星也。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春氣上升。故其應在頭。其在五音則爲角。用甞以角用者木音也孟春之月律中太簇林鐘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八寸仲春之月律中夾鍾夷則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七寸

下分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南呂所生三分益一管管皆木氣應之木生數三成數八故曰其數八易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肝主筋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在五臭則為臊蓋氣因木變則為臊也禮月令曰其臭羶羶與臊同肝之所收受者如此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開竅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藏其味苦其類火其畜羊其穀黍其應四時上為熒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脈也其音徵其數七其臭焦

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吾人之心屬火故內入通于心而外開竅于耳陰陽應象大論曰心在竅為舌腎在竅為耳而此又以耳為心之竅可見心之為竅不但在舌而

又在耳也。繆刺論曰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皆會于耳中上絡左角則耳信為心之竅也其精則仍藏之于心。耳火精之氣其神神。所謂精者神也。心為五藏之君主故心有病。五藏應之。陰陽應象大論曰。火生苦。苦生心。故曰其味苦。心為火而上炎。故曰其類火。五常政大論曰。其畜馬。而此曰羊者。意以午未皆屬南方耳。其色赤。故曰其穀黍。南方火星曰熒惑。其應四時之星。當為熒惑也。熒惑星七百四十日一周天心主血脈。是以知病之在脈也。其在五音則為徵。以徵者火音也。孟夏之月律中仲呂無射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七分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應鍾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三分季夏之月律中林鍾黃鍾所生三分損一管率長六寸凡此三管皆火氣應之火之生數二成

數七。故曰其數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凡物火變則為焦。故其臭焦。心之所收受者如此。

中央黃色。入通于脾。開竅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類土。其畜牛。其穀稷。其應四時。上為鎮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宮。其數五。其臭香。

中央戊己土。其色黃。吾人之脾屬土。故内入通于脾。而外則開竅于口。其精則仍藏之于脾耳。蓋土精之氣。其神意。所謂精者意也。脾之脉。上連于舌本。故病在舌本。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脾性安靜。而統貫四藏故曰其類土。土旺四季。而丑牛色黃。故其畜牛。稷之色

黃。而其味甘。故其穀稷。土之精氣。上爲鎮星。故脾應四時。當爲鎮星也。鎮星二十八年一周天。脾在體爲肉。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宮者土之音。故其音宮。律書以黃鐘爲濁宮。林鐘爲清宮。以林鐘當六月管。此五音以宮爲主。律呂訂起于黃鐘爲濁宮。半鐘爲清宮。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其數五。此物因土變則爲香。故其臭香。脾之所收受者如此。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開竅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類金。其畜馬。其穀稻。其應四時。上爲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其臭腥。

西方屬金。其色白。於人之肺屬金。故內入通于肺。與

外則開竅於鼻肺主氣息通氣故開竅於鼻其精則仍藏之于肺耳蓋金精之氣其神魄所謂精者魄也肺在胸中懸于背背為胸中之府故病在背陰陽應象大論曰金生辛辛生肺故其味辛肺主聲而堅勁故其類金易以乾為金乾為馬故其畜馬稻之性堅而色白故其穀稻金之精氣上為太白星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為太白星也太白星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肺主身之皮毛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時至秋而肅殺故在音則為商五秋之月律中夷則太呂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illegible]分仲秋之月律中南宮太簇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三分季秋之月律中無射夾鐘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正是三管皆金氣應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

之故其數九凡氣受金變則爲腥故其臭腥肺之所收
受者如此

北方黑色入通于腎開竅于二陰藏精于腎故病在谿其味鹹其類水其畜彘其穀豆其應四時上爲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數六其臭腐

北方壬癸水其色黑吾人之腎屬水故內入通于腎而外開竅于二陰二陰者前陰後陰也前大小便五常政大論云其主二陰以二陰居下腎主水實主之其精則仍藏之于腎其水精之氣其神志所謂精者志也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水之流注在谿故病在谿陰陽應象

大論曰水生鹹鹹生腎故其味鹹腎主水而性潤故其類水易曰坎爲豕腎之所屬在豕故其畜彘彘者豕也豆主黑色故其穀豆（豕畜以豆之黑色故入腎）水之精氣上爲辰星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爲辰星也腎主骨是以知病之在骨也羽者水之音故其音羽（孟冬之月律中應鐘姑洗所生三分減一管長四寸七分半仲冬之月律中黃鐘仲呂所生三分益一管長九寸季冬之月律中太呂蕤賓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八寸四分凡此三管皆水氣應之）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故其數六凡物因水變則爲朽腐之氣故其臭腐（禮月令云其臭朽朽與腐同也）腎之所收受者如此

故善爲脉者謹察五藏六府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

紀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眞勿授是爲得道、

此結上文而言善脉者之必察臧府也反四時者爲逆順四時者爲從善爲脉者必察藏府之逆從及陰陽表裏雌雄相應之紀藏之心意之中合于精微之内彼非可教則不與教此非眞言則不輕授是謂得正道之傳者矣

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此篇以天地之陰陽萬物之陰陽合于人身之陰陽其象相應故名篇其義無窮學者當熟玩之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

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與此同

此言陰陽盡天地之道而萬物賴之以爲主也帝言自太極分而爲陰陽陰陽分而爲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是陰陽者所以代太極而總五行者也天地之道盡于是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得是陰陽而統之爲綱散之爲紀王註曰此言滋生之用也陽與之正氣以生陰爲之主持以立故爲萬物之綱紀陰陽離合論曰陽與之正陰爲之主天元紀大論曰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萬物得是陰陽而或變或化皆以是爲父母焉六微旨大論五常政大論皆以生爲化極爲變其義同王註謂應化爲陽爲變化甚矣萬物得是

陰陽而或生或殺皆以之爲本爲始焉王註曰此言寒暑之用也萬物假陽氣溫而生陰氣寒而死然所以爲變化生殺之端者實有神明居其中耳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天元紀大論亦云然其下文又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

治病必求于本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䐜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䐜昌真切肉脹起

由上文觀之則陰陽者萬物之本也人身有是陰陽而有病亦以陰陽爲本凡治病者必求于本可也試以天地以陰陽爲本而推及人身之有病者觀之故天位乎

上乃陽氣之所積也。地位乎下。乃陰氣之所積也。地之陰主靜而有常。天之陽主躁而不息。然天雖主陽而陽中有陰。故其于萬物之生長也。陽生之而陰長之。地雖主陰而陰中有陽。故其于萬物之殺藏也。陽殺之而陰藏之。殺者肅殺之殺。非殺戮之謂也。以天元紀大論曰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與此同故當以天地分之新校正之言雖可觀而以坤爲長以乾爲殺則與天元紀大論之分天地者異故不取之故陽化萬物之氣。而吾人之氣由陽化之。陰成萬物之形。而吾人之形。由陰成之。是以吾人有寒。寒極則生而爲熱。如今傷寒而反爲熱證者。此其一端也。吾人有熱。熱極則生而爲寒。如今內熱已極。而反生寒慄

者此其一端也寒氣主陰陰主下凝而不散故濁氣生焉熱氣主陽陽主上升而不凝故清氣生焉清氣主陽宜在上今反在下則生飧泄益有降而無升也濁氣主陰宜在下今反在上則生䐜脹益有升而無降也此其陰陽相反而作此病病之所以為逆也反是則為從矣故曰治病必求于本正以人身之有病無非陰陽以為之本也按自陽化氣以下即當着人身說者觀下清氣濁氣之為在下在上生病即氣聚頂則陽化氣四句不得泛說

故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

陰走五藏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

此亦即天地由陰陽以爲之升降而及人身之凡屬陰陽者亦有升降之妙也故積陽爲天則陽氣之至清者爲天也積陰爲地則陰氣之至濁者爲地也然地雖在下而陰中之陽者升故其上也爲雲張子正蒙云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天雖在上而陽中之陰者降故其下也爲雨正蒙云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由雲而後有雨則雨雖天降而實本之地氣所升之雲也故雨出地氣由雨之降而後有雲之升則雲雖地升而實本之天氣所降之雨也故雲出天氣夫陰陽升降唯一氣以爲合一之妙者如此曷即人身觀

之。凡人身之物。有屬清陽者焉。如涕涎氣液之類則出于上竅。耳目口鼻之為七竅者。皆清陽之所出也。有屬濁陰者焉。如汚穢溺之物則出于下竅。前陰後陰之為二竅者。皆濁陰之所出也。凡人身所用之物。亦有屬清陽者焉。如飲食氣物之性有屬陽之類擴門發門泄用質日歸知其爲在外之物惟陽者主升。故發于腠理。以腠理主表為陽也。指物類之陽氣言若物之有陽質者則入于六府矣亦有屬濁陰者焉。如飲食之粗物有屬陰之類惟陰者主降。故走于五藏。以五藏主裏為陰也。指物陰氣若物之形質入于六府凡清陽之物。實于四肢。以四肢為諸陽之本也。如上指於之氣凡濁陰之物。歸于六府。以六府受化物而不藏也。指物有質者言[illegible]人身之有陰陽

其清濁升降之始。何以異于天地哉。按湯液本草李東垣云清陽發腠理清之清者也清陽實四肢清之濁者也濁陰歸六府濁之濁者也濁陰走五藏濁之清者也皆指物類云言泰東垣以下文辛甘發散爲陽二句卑屬成文不玩此節上文天地陰陽實所之義故不察清陽出上竅二句否精人身言不察清陽發四肢因何始爲精物類言耳其氣味厚薄寒熱陰陽升降關以氣之薄屬肺其藥上茯苓氣之厚屬心其藥亦上茯苓味之厚屬腎其藥上大黃味之溥屬肺其藥主脈黃芩不分藥性自分經絡而爲此臆說也

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

夫陰陽者。萬物之父母。而水火者。實陰陽之徵兆。舉水火而足以盡陰陽矣。下文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又天元紀大論亦云然故水爲

陰而凡物之成于水者屬陰火爲陽而凡物之成于火者屬陽凡物必有氣陽成之也故陽爲氣凡物必有味陰成之也故陰爲味凡物之味所以養吾人之形故味歸于形正以形體屬陰上文曰陰成形而味亦爲陰也然吾人之形必歸于吾人之氣豈非形必資氣而後生乎此主人身之氣言凡物之氣所以養吾人之精故氣歸于精正以精屬陽而氣亦屬陽也然吾人之精必歸于吾精之化豈非精必資化而後有乎所謂氣歸精者以精能食萬物之氣也精賴氣而生猶云食此氣耳主物之氣言所謂味歸形者以形能食萬物之味也形賴味而滋猶云食此味

耳。所謂精歸化者。以化生此精也。化爲精之母。故精歸于化耳。所謂形歸氣者。以氣生此形也。氣爲形之父。故形歸于氣耳。（指人身之氣言）其曰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表萬物之氣味所由成也。其曰味歸形。形歸氣。言味歸人身之形。而形又歸于人身之氣。皆根第一味字而言也。其曰氣歸精。（指萬物之氣言）精歸化。言氣歸人身之精。而精又歸于人身之化。皆根第一氣字而言也。其曰精食氣者。明上文氣歸精也。其曰形食味者。明上文味歸形也。其曰化生精者。明上文精歸化也。其曰氣生形者。明上文形歸氣也。（指人身之氣言）末四句。明上文中四句也。其曰

陽爲氣。氣歸精。精食氣。三氣字。指萬物之氣也。其曰形歸氣。氣生形。二氣字。指人身自有之氣也。後世不明此節之義者。凡以其氣字混看耳

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味。

此言過者。反有所傷。而亦互有所傷也。夫味歸形。而形食味。則凡物之味。固所以養形也。然味或太過。適所以傷此形耳。如生氣通天論第十節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一節之義及下文肝經木味爲酸而酸又傷筋亦是也氣歸精。而精食氣。則凡物之氣。固所以養精也。然氣或太過。適所以傷此精耳。指萬物之氣言上文言味能傷形則萬物有味必有氣其氣豈不傷精又當互以推之。化生精者。不自化

也。其始由氣以化之然精歸于化則既而精必化為氣

蓋不但氣之能生形而形歸于氣也。正以精氣形三者

相須以有成形。然則凡物之味。既能傷人之形。猶不能

傷人之氣乎。在陰爲骨髓曰味以行氣故曰精化爲氣。氣傷于味。又

嘗。由此推之彼人之氣能生形。而形又歸于人之氣。則

凡物之氣。既能傷人之精。獨不能傷人之形乎。

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

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

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

散氣。少火生氣。按此節前氣字三。主凡物之氣言。後氣字六。主人身之氣言。

此言凡物之氣味有厚薄。而人身之氣。所由以盛衰也。凡物之有味者屬陰。而人身之下竅亦屬陰。故味出于下竅。凡物之有氣者屬陽。而人身之上竅亦屬陽。故氣出于上竅。然味之大體固爲陰。而其陰中亦有陽。故味之厚者爲純陰。而味之薄者。乃爲陰中之陽也。氣之大。體固爲陽。而其陽中亦有陰。故氣之厚者爲純陽。而氣之薄者。乃爲陽中之陰也。惟味之厚者爲純陰。所以用之。則泄瀉其物于下。如大黃氣大寒味極厚爲陰中之陰主于泄瀉李東垣曰酸苦鹹寒是也味之薄者爲陰中之陽。所以用之則流通。不至于泄瀉也。如木通澤瀉爲陰中之陽主于流通李東垣曰酸苦鹹平是也氣之薄者。爲陽中

太陽所以用之則發其汗于上。如麻黃為氣之薄者陽出升也故能發表出汗如東垣曰辛甘淡平寒涼是也氣之厚者為純陽所以用之則發熱。不止于發汗也。如用附子則大熱之類東垣曰辛甘溫熱是也李君。是喬。何也。蓋以氣味太厚者。火之壯也。用壯火之品。則吾人之氣不能當之而反耗矣。如用烏附之類而吾人之氣不能勝之故發熱氣味之溫者。火之少也。用少火之品。則吾人之氣漸爾生旺而益壯矣。如用參歸之類而氣血漸旺者是也何以壯火之氣衰也。正以壯火能食吾人之氣。故壯火之氣自衰耳。何以少火之氣壯也。正以吾人之氣能食少火。故少火之氣漸壯耳。惟壯火為能食人之氣。此壯火所以能散吾人之氣也。食則必

散散則必衰故曰壯火之氣衰惟吾人之氣爲能食少火之氣此少火所以能生吾人之氣也食則必生生則必壯故曰少火之氣壯按此節分明論爲物有陰陽氣味而吾人用之有爲泄爲通爲發泄爲發散及資壯生散之義王註不明與前後陰陽氣味俱無着非本篇之大旨也。

按湯液本草李東垣用藥法象云

氣之薄者陽中之陰氣薄則發泄辛甘淡平寒涼是也

茯苓氣平味甘　澤瀉氣平味甘　猪苓氣寒味甘

滑石氣寒味辛　瞿麥氣平味甘　車前子氣寒味甘

燈心草氣平味甘　五味子氣溫味酸　桑白皮氣寒味苦

天門冬 氣寒 味微苦　白芍藥 氣微寒 味酸　麥門冬 氣寒 味微苦

犀角 氣寒 味酸苦　烏梅 氣平 味酸　牡丹皮 氣寒 味苦

地骨皮 氣寒 味苦　枳殼 氣寒 味苦　琥珀 氣平 味甘

連翹 氣平 味苦　枳實 氣寒 味苦酸　木通 氣平 味甘

蔓荊子 氣清 味辛　川芎 氣溫 味辛　天麻 氣平 味苦

秦艽 氣微溫 味苦辛平　荆芥 氣溫 味苦辛　麻黄 氣溫 味苦甘

前胡 氣微寒 味苦辛　薄荷 氣溫 味苦辛

氣之厚者陽中之陽氣厚則發熱辛甘溫熱是也

黑附子 氣熱 味大辛　烏頭 氣熱 味大辛　乾姜 氣熱 味大辛

乾生姜 氣溫 味辛　良姜 氣熱 味甘辛　肉桂 氣熱 味大辛

桂枝 氣熱 味甘辛　草豆蔻 氣熱 味大辛　丁香 氣溫 味辛

厚朴 氣溫 味辛　木香 氣熱 味苦辛　益智 氣熱 味大辛

白豆蔻 氣熱 味大辛　川椒 氣熱溫 味大辛　吳茱萸 氣熱 味苦辛

茴香 氣平 味辛　延胡索 氣溫 味辛　縮砂 氣溫 味辛

紅藍花 氣溫 味辛　神麴 氣大暖 味甘

凡濕，其本氣不一，其兼氣溫涼寒熱，在人以胃應之

己土，其本味鹹，其兼味辛甘鹹苦，在人以脾應之

黃芪 氣溫平 味甘　人參 氣溫 味甘　甘草 氣平 味甘

當歸 氣溫 味辛 一作味甘　熟地黃 氣寒 味苦　半夏 氣微寒 味辛平

白朮 氣溫 味甘　蒼朮 氣溫 味甘　陳皮 氣溫 味微苦

青皮 氣溫 味辛　藿香 氣微溫 味甘辛　檳榔 氣溫 味辛

莪朮 氣溫 味苦辛　京三稜 氣平 味苦　阿膠 氣微溫 味甘辛

訶子 氣溫 味苦　杏仁 氣溫 味甘苦　大麥糵 氣溫 味鹹

桃仁 氣溫 味甘苦　紫菀 氣寒 味甘　蘇木 氣平味甘鹹 一作味酸

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味薄則通酸苦鹹平是也

防風 純陽氣溫 味甘辛　升麻 氣平 味微苦　柴胡 氣平 味苦辛

羌活 氣微溫 味苦甘平　威靈仙 氣溫 味苦　葛根 氣平 味甘

獨活 氣微溫 味苦甘平　細辛 氣溫 味大辛　桔梗 氣微溫 味甘辛

白芷 氣溫 味大辛　藁本 氣溫 味大辛　鼠粘子 氣平 味辛

味之厚者陰中之陰味厚則泄酸苦鹹氣寒是也

大黄 氣寒味苦　黄蘗 氣寒味甘　黄芩 氣寒味苦

黄連 氣寒味苦　石膏 氣寒味辛　草龍膽 氣寒味大苦

生地黄 氣寒味苦　知母 氣寒味大辛　防己 氣寒味大苦

茵陳 氣微寒味苦平　朴硝 氣寒味苦辛　瓜蔞根 氣寒味苦

牡礪 氣微寒味鹹平　玄參 氣微寒味苦　山梔子 氣寒味微苦

川楝子 氣寒味苦平　香豉 氣寒味苦　地榆 氣微寒味甘鹹

愚按後世之醫用藥知寒熱溫平而陰陽清濁升降浮沈之義則未之察故藥不奏効惟東垣能識此義其所列諸藥雖有未能盡然大體不外乎此也

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湧泄為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

傷氣氣傷痛形傷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illegible]）

此中言氣味太過者必有所傷而又推言形氣受傷于寒熱者有各病互病之機也夫凡物之氣大體爲陽凡物之味大體爲陰然而氣主發散者固爲陽其味之辛甘者亦爲陽味主酸苦者固爲陰其氣之湧泄者亦爲陰正以氣之陽中有陰味之陰中有陽也故用酸苦湧泄之品至于太過則陰勝矣（陰承上文物類而言）陰勝則吾人之陽分不能敵陰品而陽分斯病也（陽主人身陽分言凡人身之衛陽分與手足六陽經皆是）用辛甘發散之品至于太過則陽勝矣（陽承上文物類

而言陽勝則吾人之陰分不能敵陽邑而陰分斯病也陰主人身陰分言凡人身之屬陰分如手足六陰經皆是所謂陽勝則陰病者何也蓋以陽勝則太熱彼陰分安得而不病乎所謂陰勝則陽病者何也蓋以陰勝則太寒彼陽分安得而不病乎然陰勝雖寒而寒之又寒是重寒也寒久則熱生如今冬感于寒是重寒也而至春為溫至夏為熱非重寒則熱乎陽勝雖熱而熱之又熱是重熱也熱久則寒生如今病熱極者而反生寒慄之類凡上文寒熱俱生人身病體言此二句與下文重陰必陽重陽必陰二句相似不惟是也凡天時物類之寒熱皆能致吾人之病故寒者能傷吾人之形正以寒為陰而形亦屬陰寒則氣收而形斯傷矣本篇第二節云陰成形熱者能

傷吾人之氣。正以熱為陽。而氣亦屬陽。只則氣散而遁。斯病矣。第二節云陽化氣　夫惟熱之傷氣也。則氣之傷者其精生焉。所謂諸痛皆屬于火者是也。夫惟寒之傷形也。則形之傷者。其瘀生焉。所謂寒則堅凝。而腫斯作也。然其為腫為痛。後有相因之機。先有是痛而後發腫者。蓋以氣先受傷。而形亦受傷。謂之氣傷形也。先有是腫而後為痛者。蓋以形先受傷。而氣亦受傷。謂之形傷氣也。形非氣不充。氣非形不生。形氣相為依附。而病之相因者又如此。

按至眞要大論帝曰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

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瀉。按六元正紀大論載此五句末多甚則水閉胕腫一句附同乾下

此因上文言寒熱之所傷者。而又悉推之也。天有六氣。不但寒熱已也。故風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動焉。如振掉搖動之類皆是也。本傳曰風淫末疾熱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腫焉。凡癰腫之類皆是也。上文言熱傷氣。氣傷痛。而此止言腫者。未有腫而不痛也。但此乃癰腫之腫。與上文形傷腫之腫有不同耳。彼所謂腫。乃寒氣之所傷者。即下文之所謂浮也。燥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乾焉。如津液枯涸。皮膚燥澁之類是也。寒氣勝者。吾人

之體從之而浮焉即上文之寒傷形而形傷腫之謂也
濕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濡瀉焉脾胃惡濕喜燥而
濕氣太過則土不勝水而濡瀉之病作矣六元正紀大
論承此數語而又曰甚則水閉胕腫蓋濡瀉者病之未
甚也唯土不勝水則不能下輸膀胱而內則為水閉及
水氣泛溢四支而外則為胕腫較之濡瀉為尤甚焉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
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
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
乃不固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于寒春必溫病

春傷于風夏生飧泄夏傷于暑秋必痎瘧秋傷于濕冬生欬嗽按天元紀大論云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其悲作思皇甫士安言悲者以悲能勝怒取五志迭勝而言思者以脾之志爲思此又按重陰必陽至末十句與靈樞論疾診尺篇第十七節大義相同又按春傷于風四句與生氣通天論大同

此承上文言六氣所傷而合內傷外感者以悉推之也夫寒暑燥濕風皆能有所傷矣然是寒暑燥濕風乃天之所生也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以生長收藏而寒暑燥濕風之六氣從茲而生焉蓋春屬木主生而風之所以生也夏屬火主長而暑之所以生也長夏屬土主化而濕之所以生也秋屬金主收而

燥之所以生也。冬氣水主藏。而寒之所以生也。人有肝心脾肺腎之五藏。以化五藏之氣。而喜怒悲憂恐之五志從茲而生焉。蓋肝在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脾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也。故喜怒之所生者。皆生于吾人之氣。則喜怒不節。遂能傷吾人之氣也。舉喜怒而凡思憂恐可知矣。如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者是也。寒暑之所勝者。皆勝于形。則寒暑能傷吾人之形也。舉寒暑。而凡燥濕風可推矣。如上文風勝則動五句是也。上文言寒傷形。熱傷氣。而此皆言傷形者。蓋彼乃析而言之。以寒形屬陰。熱氣屬陽。此乃統而

言之則形可以乘氣也不惟是也暴怒者猝暴而怒也肝在志爲怒舉痛論言怒則氣上則暴怒者氣皆升于上而營氣不能下生矣暴喜者猝暴而喜也心在志爲喜舉痛論言喜則氣緩則暴喜者氣爲之緩無所主持而衛氣不能外達矣正以怒之過者氣必厥逆上行而喜怒之過者脉必因暴而滿均足以有傷也故知喜怒不節寒暑過度者其生乃不固耳何以見寒暑者不可過度也蓋時之偏陰者而復感于寒則重陰必陽熱證乃作時之偏陽者而復感于熱則重陽必陰寒病乃生試觀冬傷于寒寒亦藏于肌膚至春當爲溫病春傷于風

風氣通于肝，肝邪有餘，來傷脾土，稍延至夏，當為飧泄之證。生氣通天論曰：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于暑，暑者汗不出，至秋涼氣相薄，而為寒熱往來之瘧。生氣通天論同。秋傷于濕，則濕蒸而為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而至冬寒與熱搏，當為欬嗽之證。故即春夏之病，則重陽必陰之義可識矣；即秋冬之病，則重陰必陽之義可識矣。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有冬傷於寒四氣乃以冬所入令等義為說，是有關於形會而無關於人事，且非人人可病，非本節之經旨也。

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

表裏其信然乎別彼劣切

帝問上古聖人。人有形體，則論理之。如靈樞骨度等篇人有·臓府，則別列之。如靈樞經水腸胃海論等篇人有經脉，則端絡之。如靈樞經脉等篇脉有六合，則會通之。如靈樞經別篇有六合使之各從其經。凡氣穴所發，各有其處，且有其名。如本經氣穴論有肉之大會為谷，小會為谿。凡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如本經有氣穴論氣府論骨空論等篇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如本經有皮部論等篇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如本篇下節所云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如本經血氣形志論有太陰與陽明為表裏之謂

岐伯對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

心肝主目其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藏爲肝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竅爲目在味爲酸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此節大略見天元紀大論惟五運行大論文較此更詳

此五節伯詳五藏之通于三才者而對之見上古聖人所以如上節所云者以其盡三才之道也東方主春陽氣上升故東方生風風鼓則木榮故風生木木之性曲直作酸故木生酸人身之肝屬木木性覺酸故酸生肝諸筋者皆屬于肝故肝生筋木主生火故筋生心目者

肝之竅故肝主目又嘗即天地人而統言之不過一理焉耳其在天也爲玄玄者窅漠之稱其在人也爲道道者共由之理其在地也爲化化者造物之能惟地有是化則品物形而五味生惟人有是道則大道彰而明智生惟天有是玄則玄功若而至神生此可見三才惟一理也所以皇極經世云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又言道立天乎下地 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風在地五行爲木在人五體爲筋在五藏爲肝在五色爲蒼在五音爲角在五聲爲呼在五變爲握握指木形木在五竅爲目在五味爲酸在五志爲怒名雖萬殊

理無二致皆爲之下。木而巳然木藏之太過者反行所傷而唯本藏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怒怒太過則傷肝惟肺金主悲爲能勝怒在天爲風風氣過干肝則傷筋惟西方燥金爲能勝風在味爲酸酸太過則傷筋惟西方味辛爲能勝酸此皆金能尅木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脉在藏爲心在色爲赤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在變動爲憂在竅爲舌在味爲苦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

南方主夏陽氣炎蒸故生熱熱極則生火火性炎上其味作苦故火生苦人心屬火火性屬苦故苦生心諸血者皆屬于心故心生血脾屬土火生土故血生脾舌爲心之苗故心主舌此段在天爲玄六句者蓋天地人之大義詳于上節餘四節不必重言也又皆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熱在地五行爲火在人五體爲脈在五藏爲心在五色爲赤在五音爲徵在五聲爲笑在五變爲憂在五竅爲舌在五味爲苦在五志爲喜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火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亦有所傷而惟本藏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喜喜太過者則傷心惟腎志爲

恐為能勝喜在天為熱熱勝則傷氣惟北方之寒為能

勝熱在味為苦若太過則傷氣惟北方之鹹為能勝苦

此皆水能尅火故制其所勝者如此伏舊本新校正云詳此篇論所傷之旨其例有三東方云風傷筋酸傷筋中央云濕傷肉甘傷肉是自傷者也南方云熱傷氣苦傷氣北方云寒傷血鹹傷血是傷己所勝西方云熱傷皮毛是被勝傷己辛傷皮毛是自傷者也凡此五方所傷有此三例不同

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

其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體為肉在藏為脾在色為黃在

音為宮在聲為歌在變動為噦在竅為口在味為甘在志

為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肉酸勝甘

中央土長夏長夏者六月建未之月也四陽盡見二陰

已生陽上薄陰陰能固之蒸而爲雨其濕遂生。楊上善云四昜二陰合蒸以生濕氣愚謂不合與卦濕氣薰蒸濁者下凝故濕生土土氣冲和故土生甘。五藏唯脾屬土甘味主之故甘生脾。脾之所屬者肉故脾主肉。肺屬金土生金故肉生肺脾化水穀口實納之則口爲脾竅故脾主口。又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濕在地五行爲土在人五體爲肉。在五藏爲脾。在五色爲黃。在五音爲宮。在五聲爲歌在五變爲噦。按靈樞口問篇帝有問噦問噫之其下詳以噦爲噫者非在五竅爲口。靈樞本藏篇以脣之揭縱堅脆偏正驗脾之高下堅脆偏正則口信爲脾之竅在五味爲甘。在五志爲思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於土而已然

木藏之太過者及有所傷而惟木藏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也故在志爲思思太過者則傷脾惟肝木主怒爲能勝思在天爲濕濕太過者則傷肉惟東方之風爲能勝濕在味爲甘甘太過者則傷肉惟木味之酸爲能勝甘此皆木能勝土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藏爲肺在色爲白在音爲商在聲爲哭在變動爲欬在竅爲鼻在味爲辛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按五運行大論亦曰熱傷皮毛寒勝熱太素乃曰燥傷皮毛熱勝燥蓋熱固勝燥而燥極亦熱故經

文以熟言者
本有大義

西方主秋。秋氣急切。故西方生燥。金燥則有聲。故燥生金。金之性。從革作辛。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氣之所生。故金生辛。人之五藏。惟肺屬金。故辛生肺。肺主身之皮毛。故肺生皮毛。腎主水。金實生之。故皮毛生腎。肺主氣。鼻通氣。故肺主鼻。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為燥。在地五行為金。在人五體為皮毛。在五藏為肺。在五色為白。在五音為商。在五變為欬。在五竅為鼻。在五味為辛。在五志為憂。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金。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必有所傷。而惟本藏之所不

勝者。爲能勝之也。故在志爲憂。憂之過者則傷肺。惟心火之喜。爲能勝憂。在天爲燥。燥之過者則熱。熱傷皮毛。惟北方之寒。爲能勝熱。在味爲辛。辛之過者則傷皮毛。惟火味之苦。爲能勝辛。此皆火能尅金。故尅其所勝者如此。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主耳。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藏爲腎。在色爲黑。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在變動爲慄。在竅爲耳。在味爲鹹。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按五運行大論亦曰寒傷血。太素作寒傷骨

北方主冬冬時陰氣凝冽故北方生寒寒則水氣濡潤。故寒生水水性潤下作鹹凡物之味鹹者皆水氣之所生故水生鹹腎主水鹹性屬水故鹹生腎腎主身之骨髓。故腎生骨髓肝主木水生木之故髓生肝腎屬北方位居幽隱聲入則通故腎主耳又曾即前所言者而推之。北在天五氣為寒在地五行為水在人五體為骨在五藏為腎在五色為黑在五音為羽在五聲為呻在五變為慄在五竅為耳。靈樞本藏篇以耳之高下堅脆偏正驗腎之高下堅脆偏正則耳信為腎之災在五味為鹹在五志為恐名雖殊理無二致皆統之于水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及有所傷而惟本藏

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恐。恐之過者則傷腎。惟脾土之思。爲能勝恐。在天爲寒。寒之過者則傷血。惟燥從熱生者。爲能勝寒。在味爲鹹。鹹之過者則傷血。惟在味之甘。爲能勝鹹。此皆上能剋下。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按天元紀大論[illegible]又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

夫由上文四時五方之所生所屬所傷所勝者之類觀

之。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之妙而已。故此節首以故曰承之。上下者。歲司天爲天。在泉爲地。而爲萬物之上下也。按五運行大論岐伯分明以司天在泉爲說。王註以天覆地載解之者非萬物生于陽。成于陰。而自人言之。血爲陰。氣爲陽。故男爲陽而不専有氣。且有血。陽中有陰也。女爲陰而不専有血。且有氣。陰中有陽也。則陰陽在人。即有血有氣之男女也。而萬物可類推矣。按五運行大論黃帝曰。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岐伯曰。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上謂司天下謂在泉左右者。諸上司天見厥陰厥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謂左右間見少陰

少陰司天左太陰右厥陰。左間右間見太陰太陰司天左少陽右少陰。左間右間見少陽少陽司天左陽明右太陰。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見太陽。太陽司天左厥陰右陽明。左間右間所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面向北而言之也上南也下北也左西也右東也

帝曰。何謂下。在泉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在泉左陽明右太陰。左間右間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在泉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在泉左厥陰右陽明。左間右間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在泉左少陰右太陽。左間右間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在泉左太陰右厥陰。左間右間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在泉左少陽右少陰。左間右間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

其見也。司天者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在泉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也。上，天位也；下，地位也。南面左東也，右西也。上下異位，左右殊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王註釋天元紀大論云：徵，信也，驗也。兆，先也。言水火之寒熱，彰信陰陽之先兆也。又言陰陽者，萬物之所以成其始也，而能成其終也，可推矣。天地陰陽之妙如此，自人身而言之，有陰氣焉，乃所謂營氣也；有陽氣焉，乃所謂衛氣也。營氣者，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曰營。營氣靈樞營衛生會篇所謂營氣出於中焦，又曰清者為營是也。然營性精專，必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故曰陰在內，所以為

陽之守也。陽氣者。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于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之曰衛氣。靈樞營衛生會篇所謂衛氣出于下焦。又曰衛者爲衛是也。然陽性慓悍。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曰陽在外。所以爲陰之使也。按史記黃帝紀有以師兵爲營衛一句。夫營者將之所居在內。衛者兵之所護在外。內經營衛二氣之意。正借此意名之。後世不明此義。遂以營榮二字素問互書。而難經亦然。皆未考靈樞全用營字。致使營衛二氣不能明也。其升降之妙。無非天地陰陽之理。故人身陰陽之氣。可以符合者如此。

帝曰。法陰陽奈何。岐伯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陰勝

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爲去声。悗無辨切。乾音干。寃音宛。能音耐。禮記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耐作能。蓋古以能耐通用。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亦有能作耐。數音朔

夫人身之陰陽。有同於天地之陰陽。則人之善養者。當法天地之陰陽也。故帝以法陰陽爲問。而伯以陰陽偏勝爲病者言之。正以見陰陽不可不法也。蓋營衛和平者。斯無偏勝之病。若營氣不足。衛氣有餘。則陽勝矣。陽勝則身熱。熱則腠理閉。喘息麤氣。不得其平。故身爲之俛仰。俛俯也。惟腠理之閉。故汗不出而熱。陽明熱盛。故齒乾。熱內蒸。故煩寃。至腹滿而死。蓋熱極則能成脹也。冬

則寒盛夏則熱盛令陽勝而諸熱皆盛所以耐冬不耐夏也。若營氣有餘衛氣不足則陰勝矣陰勝則身冷冷則腠理開開則冷汗出身常清冷數慄而寒寒則厥按厥論岐伯曰陽氣衰于下則為寒厥蓋言足之三陽經其氣衰不勝足之三陰經則為寒厥帝曰寒厥之為寒也必從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岐伯曰陰氣起于五指之表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蓋謂膝下皆厥之內廉下也外為表裏為內乃膝之內廉也上文有熱厥而此言寒厥者以陰勝則宜然耳厥則腹滿死益寒極亦能成脹也見厥論下文

夏則熱盛冬則寒盛令陰勝而諸寒皆盛所以耐夏不耐冬也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狀耐受者如此。

帝曰。調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

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故同出而名異耳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快志于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

帝問陰陽偏勝者病何以調之伯言營衛者即人身之陰陽營衛不足當以人身同類之陰陽益之故能知七損八益則陰陽偏勝者可以調和蓋女子以二七為天

癸之始，男子以二八爲天癸之始。惟于七者損之，八者益之。即生氣通天論所謂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是也。則吾之衛氣不至于衰，而彼之陰氣有以助吾之營氣，二者可調矣。苟不知用此，則是早衰之節。何也。八年四十，以至六十年，以漸而衰，則體以漸而病。故曰早知七損八益之法者，則身體自強。不知此者，年已徒老。故陰陽之要，人所同然，而或强或老，其名則異。正以智者察同，乃其未老而圖之。故智者則有餘，而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矣。彼愚者察異，必待已老而圖之。故愚者不足，而不及智者遠矣。然此乃調陰陽

偏勝之術耳。惟聖人則不然。無爲之事。則爲之恬惔之能。則樂之守其虛無。而從欲快志於其中。上古天眞論云恬惔虛無眞氣從之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乃聖人之治身也。固不至于陰陽偏勝。而亦無假于七損八益之知者矣。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幷于上。幷於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幷於下。幷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

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此言人身之形體無非象乎天地故如上文所謂法陰陽者有由也人以耳目爲上體也凡右耳目不如左耳目之聰明者何也亦以頭象乎天而已蓋天位乎上其形體東南雖滿而西北不足故西北方陰也左耳目屬東南爲陽右耳目屬西北爲陰今天不足西北宜乎人之右耳目不如左耳目之聰明也（本旨無爾而言）人以手足爲下體也凡左手足不如右手足之強者何也亦以身象乎地而已蓋地位乎下西北雖滿而東南不滿故東南方陽也右手足屬西北爲陰左手足屬東南爲陽今地

不滿東南宜乎人之左手足不如右手足之強也然此乃天地陰陽之氣使然耳東方者陽也陽者其精氣上升而并于上并於上則人稟天地之氣者上明而下虛故天足東南左耳目宜聰明也地不滿東南左手足宜不便也西方者陰也陰者其精氣下降而并于下并于下則人稟天地之氣者下盛而上虛故天不足西北右耳目宜不聰明也地滿西北右手足宜便也故使在上頭在下手足者俱感于邪其在上者則右耳目之病甚以天不足西北也其在下者則左手足之病甚以地不滿東南也凡曰甚者以天地之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

之者為尤甚耳。由此觀之，則人之形體，無非與天地相

參也。其所以法陰陽者以此。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故能為萬物之父母。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天氣通于肺，地氣通于嗌，風氣通于肝，雷氣通于心，谷氣通于脾，雨氣通于腎。六經為川，腸胃為海，九竅為水注之氣。以天地為之陰陽，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暴氣象雷，逆氣象陽。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

五臟下六腑從理嗌音益漢史宣帝徵昌邑王至京師作哭於嗌嗌即咽喉也其嗌音咽暴氣一本作暴厥似于爾字不通宜從氣字

此承上文而極言之見人之一身無非象乎天地而人之治身者當法天地也故在上爲天其氣至精在下爲地其體成形天元紀大論曰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王註云寒暑謂風熱濕燥火也形謂木火土金水天有八節之紀地有五行之理故天以精地以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所以爲萬物之父母其清陽則上于天其濁陰則歸于地陰陽升降即天地之動靜也是故天地之動靜有神明行焉以爲之綱紀按此五運行大論黃帝問見岐伯曰天地之動靜神即首節所謂神明之府者是也

陰陽綱紀之故能以生長收藏乎萬物。終而復始。如環無端。
也。惟賢人者。以頭象乎天也。乃上配天以養其頭。以足
象乎地也。乃下象地以養其足。以五藏在人身之中也。
乃中傍人事而脩之以養五藏。通三才以調養其身。非
賢人不能也。上古天真論曰。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辯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氣交變大論。岐伯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然人所同乎天地者。
不寧唯是。人之五藏上通乎喉嚨。其氣至清。吾人之聲
音。從此而發。靈樞憂恚無言論。少師曰。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係天氣。喉是也。此喉在前通
于五藏。為聲音之出入。有會厭以為之開闔。若飲食入下咽。喉者經此而過。求賴會厭以為之遮閉。唯肺
為五藏之華蓋。而上天之氣至清者也。乃于吾肺而相

通焉。六節藏象論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又曰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藏別論亦云五氣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為之不利也人之六府上通于咽喉。咽喉者，仰臨也。言人之飲食從此而入靈樞憂恚無言論少師曰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飲食喉是也在口咽也咽在後通于六府唯咽喉為水穀之道路而地氣至濁者也。乃於此臨而相通焉。六節藏象論岐伯曰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五藏別論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養五藏氣是厥陰肝經屬木。下文曰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又曰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藏為肝。此天之風氣所以通于肝也。雷為火，心亦屬火。雷主有聲，而心之聲為笑，亦主有聲。此天之雷氣所以通于心也。谷至空虛，脾能

運化其所納。此地之谷氣所以能通于脾也。而爲水。腎水主水。此天之雨氣所以通于腎也。手有三陽三陰經。足有三陽三陰經。各有六經也。手之陽經自手走頭。陰經自胸走手。足之陽經自頭走足。陰經自足走腹。如川之流。脈絡貫通。此六經之所以爲川也。胃爲倉廩之官。凡物從此而藏。猶海之藏。故納汗。小腸爲受盛之官。大腸爲傳道之官。此腸胃之所以爲海也。頭有七陽竅二耳目二鼻二口一下有二陰竅前陰後陰人身止有此九竅耳。有此九竅。則氣從此洩。猶水之流注而不閉也。又以天地之陰陽。爲吾身之陰陽而論之。人之有汗。乃陽氣之發泄。是

即陽之汗也。陽氣衛氣也者其可名以天地之雨乎。人有陽氣即衛氣上發散通達。其可名以天地之疾風乎。張子正蒙云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人有暴氣。即一時暴發之氣鼓擊有聲。其可以象天之雷乎。正蒙云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人有逆氣逆上之氣其氣必上天。天之陽氣。上積而升。其可以象天之陽乎。夫人之一身。通于天地者如此。故凡治身者。當法天之紀。用地之理。可也。否則災害至矣。此治字直從上節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三句來

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

府然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

此承上文而言善治邪者。貴早正。以天地之邪。各有所害而不得不治之也。故邪風之至于人身也。猶之風雨之速。邪風即上古天眞論之虚邪賊風。風論云。風者善行而數變。由皮毛而入肌膚。入筋脉。入六府。入五藏。此行甚速也。善治者。乃其入皮毛時。即從皮毛而治之。其次者。則從肌膚而治之。又其次者。則從筋脉而治之。此正皮部論繆刺論治經絡之時。下曰六府五藏乃經內府內藏也。又其次者。則從六府而治之。又其次者。則從五藏而治之。但治五藏者。邪已入深。徒難爲力。誠半生而半死也。皮部論岐伯曰。皮者脉之部也。邪入于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于絡脉。絡脉滿則注經脉。經脉

滿則入舍于藏府也繆刺論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脉內連五藏散于腸胃陰陽相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于五藏之次也

上文言天氣通于肺肺為五藏之華蓋言肺則五藏皆通矣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凡風寒暑濕燥火皆是也。即上靈樞憂恚無言論之所謂喉嚨上文言地氣通于嗌由嗌而入乃六府也故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府蓋水穀雖所以養生而凡寒熱之非時失宜皆足以傷人也。即上憂恚無言論之所謂喉嚨太陰陽明論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岐伯曰身半以下者濕中之也又小鍼解云清氣在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地

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脉。夫邪之傷人也不同。其爲至速者無與人可以治之不早也哉

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則過，用之不殆。

此言善鍼者之行法也。上文言自皮毛而漸入藏府，則在外爲表，在内爲裏，在表爲陽，在裏爲陰。善用鍼者，知陽病必行于陰也，故從陰以引之而出于陽；知陰病必行于陽也，故從陽以引之而入于陰。難經六十七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而俞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此乃指背腹爲陰陽，特一端耳。然鍼法之從陰

引陽從陽引陰不止于此靈樞終始禁服四時氣篇人迎脈盛爲陽經病則寫陽補陰氣口脈盛爲陰經病則寫陰補陽補寫兼施而陰陽和亦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之法也凡人身經絡左與右同我與彼同表與裏同故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治裏按經刺論以邪之入于經者爲巨刺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者爲繆刺繆刺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其所謂大絡者十五絡也巨刺者正刺也繆刺者與經脈異處也凡病之邪氣盛則實者失之太過正氣奪則虛者失之不及當觀過與不及之理所見精微而知其病在何經則施以用鍼之法庶不至于危殆矣內經以人之有病爲有過脈要精微論云故乃可診有過之脈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觀浮沉

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別彼劣切

此言診者之有法也。診。視驗也。診之爲義有自診脈言者如脈要精微論之謂有自診病言者如經脈別論之謂攝此節所言則診之爲義所該者廣凡望聞問切等法皆可以言診也

必察其色以色者。神之所形也。按其脈。以脈者。血之府也。此語見脈要精微論先別其病之或在陰經。或在陽經。復審其面之氣色清濁。而知其病之在部分者何經。按靈樞五色篇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沉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

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攣寒甚爲皮不仁視其喘息聽其音聲而知其病候之所苦者何經。五藏有聲而聲有音肝聲呼音應角調而直音聲相應則無病角亂則病在肝心聲笑音應徵和而長音聲相應則無病徵亂則病在心脾聲歌音應宮大而和音聲相應則無病宮亂則病在脾肺聲哭音應商輕而勁音聲相應則無病商亂則病在肺腎聲呻音應羽沉而深音聲相應則無病羽亂則病在腎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時之所主者何經。脉要精微論云春應中規言陽氣柔軟如規之圓也夏應中矩言陽氣強盛如矩之方也秋應中衡言陰升陽降高下必平冬應中權言陽氣居下如權之重也按其尺寸。觀脈之浮沉滑濇而知病脈之所生以治者何經。平人氣象論言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以診諸病形脈論狀診尺篇可以診矣知病詳見二篇中難以詳載學者當尋繹之然此乃有病之人也。及無病者。而皆診以知之則不逕於有所失矣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

此言善治者之有序也。方夫病之始起也。此其邪未盛。可即刺之而病自已。已止也。其邪盛者可待其勢之既衰以刺之。而病亦已。王註云病盛取之毁傷真氣故其盛者必可待衰又鍼論云方其盛時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 夫病之始起而刺之即已。所謂因其病勢之輕而發揚之耳。即下文其在皮者汗而發之 及其盛而必待其衰。所謂因其病勢之重而漸減之耳。重即上文之盛也 至於末後則病勢既衰。當因其邪氣之衰而使正氣之彰。斯則初中末三治之法。所謂初則發攻。中則調和。末則收補者

是也。治病者。可不知哉。本節雖言用鍼而用藥之理亦不外是也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此言用藥者之不偏也。上文曰味歸形。形食味。則形不足者。當溫之以味也。而茲曰溫之以氣。上文曰氣歸精。精食氣。則精不足者。當補之以氣也。而茲曰補之以味。正以上文又曰味傷于形。則傷于味者。亦能傷形也。而味不可以無氣。故戒之曰形不足者。當溫之以氣。毋專用味焉可也。所謂獨陰不生者是也。如用陰味之藥必兼以陽氣之藥上文又曰氣傷精。則偏于氣者。亦能傷精也。而氣不可以無味。故戒之曰。精不足者。當補之以味。毋專用氣焉。

可也所謂孤陽不成者是也如用陽氣之藥必兼以陰味之藥王注以氣爲衛氣者非養溫之以氣以衛氣爲榮則補之以味蓋人身亦有味乎氣氣爲陽故曰溫味爲陰故曰補神聖之法言有法也如是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寫之於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實者散而寫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之氣虛宜掣引之漬疾賜反慓必遥反悍音汗掣尚作掣導引之義

此舉治病之法而悉言之也病之在高者因而越之謂吐之使上越也病之在下者引而竭之謂泄之使下竭

乃濕在下宜也利小便之義中滿者寫之於內。謂宿積有餘腹中脹滿。當從而寫之也。靈樞脹論五藏六府皆有脹而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但今醫工不收言寫而病人忌寫致使中滿之疾綿延日久經絡閉塞而死噫與其寫遲而死孰若寫早而愈故靈樞疾寫之旨深哉其有邪者。當從而汗之。而其汗頗多。其形似漬也。蓋以邪之在皮者。當汗而發之耳。即上文所謂善治者治皮毛是也。其慓悍者。謂邪氣慓悍疾利。既按摩以散之。而復有以收之。使正氣不散也。其有實者。謂有形如積塊之類。當散而寫之。蓋上文之中滿。未必有形也。以義推之上文發中滿示則為痞滿之類審其病之在陰在陽。以別其邪之爲柔爲剛。難經十難。以五藏之邪相干爲剛。以六府之邪

相干爲柔。蓋陽經爲府。邪始感故爲表。陰經爲藏。邪入深故爲剛。（大義見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然陽病必行于陰。故陽病治陰則從陰以引于陽。而陽病可去。陰病必行于陽。故陰病治陽則從陽以引於陰。而陰病可去。（此二句與上文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二句相表裏） 凡六經血氣。或血多氣少。或氣少血多。或氣血皆少。或氣血皆多。各守其鄉。（氣血多少之義見血氣形志論靈樞五音五味及九鍼論）其血實者。宜疏決之。謂破去其血。如決水之義。（大義見靈樞禁服血絡等篇）其氣虛者。宜導引之。謂導引其氣使至於條暢。如此。則治病之法盡矣。

陰陽離合論篇第六

（陰陽者。陰經陽經也。其義論離合之數。故名篇。此與靈樞根結

篇相爲表裏

黃帝問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三陽三陰。不應陰陽。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三數字俱上聲該陰陽者數之可十數語又見五運行大論靈樞陰陽繫日月篇

此言天地陰陽之數無窮。而人身必應之也。帝問天爲陽。地爲陰。而一歲之中。十二月象陽。一月象陰。月有大小。積至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而人亦應之。今人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亦當與天地之陰陽相應。而數

有不應者，何也？伯言天地之陰陽數為至賾，其始也數之可十，推之則可百；其既也數之可千，推之則可萬，至于萬之大，有不可勝數。然數之不可勝數者，離也，析而言之也；其數之為而十而百而千者，合也，統而言之也。其為要則一也，豈有人之三陰三陽而不應天地之陰陽也哉？手足三陰三陽應十二月陰陽之義，詳載靈樞陰陽繫日月等篇。

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陰處，名曰陰中之陰；則出地者，名曰陰中之陽。陽予之正，陰為之主。故生因春，長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則天地四塞。陰陽之變，其在人者，亦數之可數。塞入声，數俱上声。

此承上文而言萬物之生必本于陰陽遂推人身之陰陽亦數之有可數也天覆乎上而其氣下降地載于下而其氣上升則萬物在其中者于是乎生長收藏也方其未出地者地之下爲陰處于陰之中命曰陰處又名曰陰中之陰及其出于地而生者地之上爲陽似當命曰陽處然亦不離于陰也命曰陰中之陽陽施正氣而萬物以生陰爲主持而群形乃立故生長收藏因于四時而未始失其常也邵子皇極經世云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使四時之氣失其常則天地之氣爲之四塞此乃陰陽之變不可勝數而其在于人則數

之可數豈有三陰三陽而不應天地之陰陽者乎
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岐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根起于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根起于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少陽根起于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

此言足三陽經有離合之數也帝問人身有三陰經有

三陽經。分之而爲各經。合之而爲表裏。其離合何如。伯以足之三陽言之。其曰聖人南面而立者。蓋對君而言也。然雖曰聖人。而衆人形體亦猶是耳。在前者。名曰廣明。廣明者。心也。心位南方。火位主之。陽氣盛明。故曰廣明。前者。上也。廣者。大也。上南方也。人之形體以心胸爲前爲南。以腰背爲後爲北。衝脉在後。名曰太衝。太衝者。腎脉與衝脉。合而盛大。故曰太衝。按骨空論云。衝脉者起於氣衝。則此所謂太衝者正此衝脉也。按上古天眞論亦稱曰太衝。尊之之辭。非足厥陰經之太衝穴也。一本作指爲太衝穴者。蓋不考上古天眞論耳。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者。腎也。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者。膀胱也。太陽經脉之行。其根起於足小指外側之至陰。結於命門。

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即所謂睛明穴也

名曰陰中之陽。蓋言爲足少陰經之陽經也。夫然則足之太陽與足少陰爲表裏也可知矣。上文曰前曰廣明是中身而上名曰廣明。然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者脾也。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者胃也。

胃脈行腹中然胃脈之分計在三行而腎脈行在胃脈之分計在四行則太陰之前名曰陽明者可謂也不惟胃脈之分爲然其胃之形體居中脾居右實其前後亦猶是也

陽明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次指端之厲兌。名曰陰中之陽。蓋言爲足太陰經之陽經也。

靈樞根結篇岐伯曰陽明根於厲兌結於顙大顙大者鉗耳也愚意云鉗耳者頭維穴也

夫然則足之陽明與足太陰相爲表裏也可知矣。厥陰者肝也。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少陽

者。膻也。少陽經脉之行。其根起于足四指端之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蓋言為足厥陰經之陽經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少陽根於竅陰結於窻籠窻籠者耳中也愚云耳中者聽宮也是故三陽經之離合也。其離有太陽陽明少陽之分。然太陽者。三陽也。為陽之表。其義曰開。陽明者。二陽也。為陽之中。其義曰闔。少陽者。一陽也。為陽之裏。其義曰樞。非樞則無所立。非闔則無所入。非開則無所出。誠離之不能以無合也。此三陽經之所以不得相失也。其脉搏擊于手。脉宜上浮。然勿至太浮。彼此相似。方為一體。雖有三陽之分。而不得有三陽之異。其實名之曰一陽也。一陽者。脉之皆為陽也。

所謂三陽之離合者如此。

帝曰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爲陽內者爲陰然則中爲陰其衝在下名曰太陰太陰根起于隱白名曰陰中之陰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根起於湧泉名曰陰中之少陰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根起于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沉名曰一陰。

此言足三陰經有離合之數也言在外者爲陽經則在內者爲陰經然則人身之中半當爲陰經其衝脉則在下而居衝脉之上者脾也脾者名曰太陰王注云衝脉在脾之下故

言其衝在下也靈樞動輸篇云衝脉者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觀此則脉在太衝之上也太陰經脉之行其根起于足大指內側之隱白名曰陰中之陰蓋言爲陰經中之太陰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太陰起于隱白結於太倉夫然則太陰爲足陽明之陰經也可知矣脾之下爲腎故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者腎也王註云此言藏位及經脉之次也太陰脾也少陰腎也脾藏之下近後則腎之位也靈樞經脉篇曰足太陰之脉起于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及上內踝前廉上腨內循胻骨後交少陰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內踝以上腨內出此則太陰之下名少陰也少陰經脉之行其根起於足之湧泉名曰陰中之少陰蓋言爲陰經中之少陰也靈樞根結篇云少陰起于湧泉結于廉泉夫然則少陰

爲足太陽之陰經也可知矣腎之前近上則爲肝故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者肝也上註云此亦言藏位及經脈之次也厥陰肝也腎藏之前近上則肝之位也靈樞經脈篇[illegible]足少陰之脉循內踝之後上踹內廉足厥陰之脈循足跗上廉出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足太陰之後上膕內廉此則少陰之前名厥陰也厥陰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大指端之大敦穴乃陰經中之絕陽絕陽者純陰也名曰陰之絕陰絕陰者盡陰也所謂厥者盡也靈樞根結篇云足厥陰根于大敦結于玉英玉英即任脈經下堂穴夫然則厥陰爲少陽之陰經也可知矣是故三陰經之離合也其離者有太陰少陰厥陰之分然太陰者三陰也爲陰之外其義爲開厥陰者一陰也爲陰之盡其義爲闔少陰者二陰

也。爲陰之中。其義爲樞。非樞則無所主。非闔則無所入。非開則無所出。誠離之不能以無合也。此三陰經之所以不得相失也。其脈搏擊于手。脈宜主沉。然勿至太沉彼此相似。方爲一體。雖有三陰之分。而不得有三陰之異。其實名之曰一陰也。一陰者。脈之皆爲陰也。所謂三陰之離合者如此。

陰陽𩅰𩅰。積傳爲一周。氣裏形表。而爲相成也。𩅰𩅰當作衝衝

此承上文而言陰陽雖有離合。然必衝衝往來。始自手太陰肺。行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足太陰脾。手太陽小腸。手少陰心。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腎。手厥陰心包絡。手

少陽三焦足少陽膽足厥陰肝循傳至于 水下二刻爲一周乘水下百刻爲五十周於身其脉氣循行於裏其形體則表于外而陰陽離合之際實有相成之妙尚何人之陰陽有不合于天地之陰陽哉

陰陽別論篇第七 擾篇中有別於陽者知病處也等語則別當作彼岁切言陰經陽經又陰脉陽脉皆當知所分別故名篇

黄帝問曰人有四經十二從何謂岐伯對曰四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脉

此即前篇人有陰陽合于天地之陰陽之意也四經者肝心肺腎爲四經而不言脾者脾旺于四經之中也十

二從者。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而十二經脈之行相順而不悖也。所言四經。應春夏秋冬之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蓋以十二月正應十二脈也。十二月春建寅卯辰夏建巳午未秋建申酉戌冬建亥子丑應十二脈者春應肝膽夏應心與小腸秋應肺與大腸冬應腎與膀胱而辰戌丑未之月則合四經而兼之脾與胃也

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謹熟陰陽。無與眾謀。

此言各經分陰陽乃診脉者當別其陰陽也言脉分陰陽諸經知陽經者當知陰經知陰經者當知陽經正以陰陽離合相為表裏也如靈樞經脉篇診脉之盛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大陽之盛者則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診脉脉之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診大腸之盛者則人迎反小于寸口之類足陽經有五正以一府之中包藏五府之脉故五五有二十五陽由此推之則一藏之中包藏五藏之脉亦五五有二十五陰所謂陰經者五藏之真脉也真藏來現其藏也敗敗者必至於死也真藏脉見者死大義見平人氣象論所謂陽經者乃胃脘之陽也蓋胃為五藏六府之大主雖有五五二十五陽之異而實不外乎胃脉之見耳必言者為

有胃氣而凶則無胃氣也人惟分別陽經有病者則知其生病之處分内外分無不知之分別陰經有病者則知其生死之期即陰陽應象論所謂其次治六府者未必至死而其次治五藏者誠半生半死也故生死之期可決耳然知之似有不同陰陽本無二致即如手之三陽自手走頭手之三陰自胸走手表裏無間一而已矣故能分別陽經者不但知病之處抑亦知病所忌之時分別陰經者眞可以知生死之期誠然此分別陰陽之法無與衆人謀之而獨其所惑也此節陰陽言陰經陽經也

所謂陰陽者去者為陰至者為陽靜者為陰動者為陽遲

者為陰數者為陽數

此言脈體分陰陽亦診脈者所當知也凡脈有去來故即去至而陰陽分脈有動靜故即動靜而陰陽分脈有遲數故即遲數而陰陽分其法有如此者以此而別陰經陽經之病則臟腑決矣眾不能惑凡病處忌時死生之期昭然矣此節陰陽言陰脈陽脈也

凡持眞脈之藏脈者肝至懸絕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

上文言陰者眞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矣又言別於陰

者知死生之期此遂以五藏眞脉見者而决其死期也
平人氣象論曰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
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盖以五行之相尅爲期至所
不勝而死也今凡眞藏脉來見者肝脉至于懸絶肝屬
木自甲乙日而數之至庚辛日爲一八又至庚辛日爲
十共十八日當死（假如自甲子日至辛巳日爲十八日）心脉至于懸絶心
屬火自丙丁日而數之至壬癸日爲八今曰九日者亦
八日之盡交九日也當死肺脉至于懸絶肺屬金自庚
辛日而數之至八日爲丙丁又至丙丁日爲十八日當
死今曰十二日者自庚辛而數之乃庚辛見庚辛也腎

脉至于懸絶。腎爲水。自壬癸日而數之。至戊巳日爲七日。當死。脾脉至于懸絶。脾爲土。自戊巳日而數之。至甲乙爲八日。今曰四日。除戊巳日至甲日也。當死。王註以五行生成之數釋之不明

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風消。其傳爲息賁者。死不治。賁奔同。按此與下二節。言二陽一陽三陽發病之目。每節兼手足陽經爲解。今擬三陽證候。全是足太陽膀胱經與手太陽小腸經無涉。其一陽亦是足少陽膽經與手少陽三焦經無涉。然則二陽亦是足陽明胃經與手陽明大腸經無涉也。

上文言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故此下三節。乃言陽經之病。而此一節。則舉二陽之病言之

也。夫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爲倉廪之官。主納水穀。而乃不能納受者。何也。此病由心脾所發耳。正以女子有不得隱曲之事。鬱之于心。故心不能生血。血不能養脾。始焉胃有所受。脾不能運化。而繼則胃漸不能納受矣。故知胃病發于心脾也。由是則水穀衰少。無以化精微之氣。而血脉遂枯。月事不能時下矣。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中焦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化而爲血以奉生身今血虚不化月事何由而下又由是則血枯氣鬱而熱生。熱極則風生。而肌肉自不消爍矣。故謂之風消也。又由是則火乘肺金。而喘息上賁。痰嗽靡寧矣。此非肺積之息賁乃喘息而賁若是則心主血。肺主氣。脾爲五藏之原。

胃爲六府之海者無不受病而欲生也得乎故決之曰

死不治也王注謂腸胃爲病心脾受之何以謂心脾受腸胃之病又以心血不流爲女子不月脾味不出爲男子少精豈女子無關于脾而男子無關于心乎況此節專爲女子而發未及論男子少精之義學者當詳推之

曰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腨痟其傳爲索澤其傳爲頹疝腨時兗反痟音捐頹按海篇直音頹即音頹廣韻徒回切今以廣韻爲的但內經與王注言其頹癩同用

此舉三陽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之脉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髆內下貫胛挾脊內過髀樞從髀外下合膕中以下貫腨內故在上有邪爲病

則發寒熱。在下有邪爲病。則爲癰腫。及爲痿。爲厥。爲腨痛也。痿無力也。厥足冷而氣逆也。素問明有要厥二論腨。腓腸也。痛酸也。及其傳也。熱甚則精血枯涸。故皮膚潤澤之氣皆散盡矣。又其傳也。陽氣下墜。陰脉上爭。上爭則寒多。下墜則筋緩。故睾垂縱緩。內作㿗疝。按原病式曰㿗疝小腹控卵腫急絞痛也又丹谿言㿗疝其狀陰囊腫縋如升如斗不痒不痛得之地氣卑濕所生宜以去濕之藥下之又據至真要大論陽明司天亦有丈夫㿗疝婦人小腹腫者亦名㿗疝則㿗疝亦在小腹中丹谿似非的說也

曰。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其傳爲心掣。其傳爲膈。

此舉一陽之病言之也。一陽者。足少陽膽經也。一陽爲陽之初生。今已發病。則氣少。少陽本有相火。火盛則乘

胱故善欬。膽木來侮也。欬音泄。木鹹則火衰。心氣不足。故其傳也。其心必亂不能自發。又其傳也則木盛土衰。如靈樞上膈篇。所謂食飲入而還出者是也。其病亡爲膈歟疑係邪氣義與形篇有膈有微蟲爲膈中熱論論諸水病有汗胃脈緣論論胃風隔塞不通此皆隔之爲證以靈樞上膈篇爲主王註謂膈塞不便皆非也

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按評熱論刺熱論靈樞五變論俱有風厥

此舉二陽一陰之病以言之也。二陽者胃也。一陰者肝也。金匱真言論謂肝經爲病發驚駭。靈樞經脈篇謂胃病。聞木聲則惕然而驚。二經之脉。胃自頭以行于足。肝

自足走腹皆無與于背者。而此曰背痛。噫者陰病必行于陽也。噫氣轉也。又曰。飽出息也。脉解篇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也。靈樞口問篇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曰噫觀此則胃心之病有發爲噫欠氣相引也。靈樞經脉篇言胃脉爲病有數欠。又按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曰腎爲欠。今曰善欠者。胃之病也。若此者。必倂四病而兼有之。病名曰風厥。蓋外感于風。肝實主之。胃氣不能升降而厥乃生耳。

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

此舉二陰一陽之病以言之也二陰者腎經也一陽者膽經也膽邪有餘來侮脾土故善脹腎邪有餘來乘心火故心滿膽氣有餘故善氣宣明五氣論云膽爲怒者是也

三陽三陰發病爲偏枯痿易四肢不舉

此舉三陽三陰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膀胱經也三陰者脾經也膀胱之脉自頭背下行于足而脾脉主于四支故二經不足發爲偏枯及爲痿易與四支不舉痿易者左右變易爲痿也

鼓一陽曰鈎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

石。陰陽相過曰溜。溜作流靈樞本輸篇溜于魚際其義尤[illegible]

此舉五藏之脈體言之也。二陽者。微陽也。指下鼓動一陽。而脈即來盛去衰者曰鈎。乃微鈎也。心之脈也。一陰者。微陰也。指下鼓動一陰。而脈來輕虛以浮者曰毛。乃微毛也。肺之脈也。鼓動陽脈。而其勢勝急。不至於太急者曰弦。乃微弦也。肝之脈也。鼓動陽脈。而陽脈似絶曰石。乃微石也。腎之脈也。陰陽二脈相過。無能勝負。正平和之脈。其名曰溜。如水之緩流也。脾之脈也。此曰陰陽。以石脈。體言。就其浮沉大小之間。以意而得之者也。即前者

為陰六句所以陰陽名脈體者訛似以一陽一陰為三焦與所則故陽之陽與陰陽相過之陰陽溜當之何經

乎

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薰肺，使人喘鳴。陰之所生，和本曰和。是故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淖則剛柔不和，經氣乃絕。

此言營衛二氣貴於和，不貴乎偏勝，而和則陰陽之氣生，偏則陰陽之氣滅，所以經氣從是而絕也。陰氣者，營氣也，陰在內，為陽之守；陽氣者，衛氣也，陽在外，為陰之使。苟陰氣偏勝而爭於內，或陽氣偏勝而擾于外，則偏勝者為剛，而不能柔。肺經內主藏魄，外主皮毛，魄汗外泄，未能閉藏，燥極熱生，熱極寒生，四肢厥逆而起，起則

薰肺，肺因氣逆，喘鳴交作。蓋肺爲五藏之華蓋，而肺經若此，餘經之病至矣。殊不知陰之所生，和則曰和，不和所以爲爭爲擾，而爲剛也。是故剛與剛，則陽氣不能勝陰，而從是破散。生氣通天論云：衛氣散解。或陰氣不能勝陽，而從是消亡。痺論：岐伯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所謂剛與剛者，氣血俱淖之謂也。淖則剛柔不和，諸經之氣以漸而絕矣。此節陰陽言營衛二氣也。

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所謂生陽死陰者，肝之心，謂之生陽；心之肺，謂之死陰；肺之腎，謂之重陰；腎之脾，謂之辟陰，死不治。四日而死之死，全元起作四日而已者，誤。

詳上下文義作死者非辟音闢

此言識病相傳者。有生死之分也。本經屬陰。而以兆我者來兆之。謂之死陰。如下文火乘肺金之謂　凡死陰之屬。其病不過三日而死。本經屬陽。而以生我者來生之。謂之生陽。如木來乘火之謂　凡生陽之屬。其病不過四日而已。所謂生陽死陰者。如肝之心。謂之生陽。木來生火也。心之肺。謂之死陰。火來尅金也。不但是也。腎屬足少陰。肺屬手太陰。以肺乘腎。乃母來乘子。陰以乘陰。謂之重陰。病日深矣。脾屬足太陰。腎屬足少陰。乃乘所不勝。陰以傷陰。謂之關陰。病日危矣。皆死陰之屬之義也。故謂之曰死不治

也

結陽者。腫四肢。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二陽結謂之消。三陽結謂之隔。三陰結謂之水。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斜邪同。塞框動靜篇有少陰之火。絡消食長內腑邪入腑中則古義斜邪通用

此歷舉各經之結者。其病有爲腫。爲便血。爲石水。爲消爲隔。爲水。爲喉痺。諸證也。結者。氣血不疏暢也。非結脈之結若是結脈則下一結二結三結何以殊之下詳以二盛爲再結三盛爲三結則盛脈非可以言結凡手足陽經爲府。主表。陽經結者。四肢必腫。蓋四支爲諸陽之本也。凡手足陰經爲臟。主裏。陰經結者。必主便血。蓋營

氣屬陰。營氣化血。以奉生身。惟陰經既結。則血必瘀蓄。而初結則一升。再結則二升。三結則三升。結以漸而加。則血以漸而多矣。陰經陽經。為邪所結。陰氣多而陽氣少。即陰盛陽虛也。則陽不能入之陰。而內之所聚者為石水。其少腹則必腫也。大奇論有腎肝并沉為石水。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腎脈微大為石水。起臍以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靈樞水脹篇黃帝有石水之問而岐伯無答。想其有說簡也。以愚論之。石者有形之水者。有水與蓄。蓄積聚之數也。二陽者足陽明胃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二陽者陽明也胃中熱盛津液枯涸水穀即消。謂之曰消。按此篇止謂曰消。至脈要精微論有癉成為消中。奇病論有轉為消渴。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本經通評虛實論皆曰消癉。氣厥論有肺消鬲消。種種不同。須知參以後世三消之說。則知五藏皆有消癉之備。其間各有所

指。上消者，一名高消，一名膈消。病機云：上消者，肺也。多飲水而少食，大便如常，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亦求流濕以潤其燥。又云：高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劉河間曰：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蓋指上消而言。陳無擇云：消渴屬心，故煩心，致心火散漫，渴而欲飲。此脉軟散，皆氣實血虛，此亦指上消而言。今按素問經[illegible]論有云：心移熱于肺，傳為膈消。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心脉微小為消癉。又[illegible]肺脉微小為消癉。此近上消之義。[illegible]心腑為[illegible]肺[illegible]。東垣曰：膈消者，以白虎加人參湯治之。中消者，一名消中，又名內消。病機云：消中者，胃也，渴而飲多，少食亦黃漿，能消穀，知其熱在中焦也，宜下之。[illegible]云[illegible]為脾癉，熱[illegible]則為消中。袖珍方云：內熱[illegible]熱中而作，小便多外[illegible]飲亦而又不渴[illegible]消[illegible]數食[illegible]而不甚渴小良默而消[illegible]者名曰消中[illegible]消者皆食而復[illegible]作大便要小便數氣[illegible]云日[illegible]飲未多食亦後虛食[illegible]成為濟中也病胃[illegible]氣三黃為消之令[illegible]素[illegible]脈受精發論[illegible]曰[illegible]胃[illegible]何[illegible]曰[illegible]實則脹處則[illegible]曰病成而變何如此但曰消[illegible]為消少又於理[illegible]虛實論此[illegible]此治消[illegible]作[illegible]依指[illegible]成氣消發[illegible]人

則胃氣之疾也。又腹中論黃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者，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可以服此二者。夫熱氣慓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又奇病論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為何？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為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又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之，脾微小為消癉。又本篇曰：二陽結謂之消。此正中消之謂。但以諸義考之，當兼脾胃腎異。下消者一名消腎，一名腎消，一名內消，一名強中。病機云：消腎者，初發而為膏淋，謂淋下如膏油之狀，至病成面色黧黑，形瘦而耳焦，小便濁而有脂液，治宜養血以肅清，分其清濁而自愈。陳無擇云：消腎者，屬腎盛壯之時，不謹而縱慾，年長多服金石，真氣始衰，口渴，精液自洩，不飲而利。河間曰：渴而飲水不絕，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東

垣曰下消者煩燥引飲耳輪焦乾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煩水易虧此腎消也六味地黃丸治之仙診方云強中者虛陽強大不交而精氣自泄又云腎實則消而不渴小便自利名曰消腎[illegible]內消也其治宜抑損心火滋養腎水按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腎脉微小為消癉又肝脉微小為消癉則知腎肝脾肺消癉此正下消之蘭又按神珍方云人身之有腎猶木之有根故腎受病必先形容憔悴雖加以滋養不能潤澤故患消渴者皆是腎經為病由壯盛之時不自保養快情恣欲飲酒無度食膝多丹石等藥遂使腎水枯竭心火燔熾三焦猛烈五藏乾燥由是渴利生焉此言三消皆本于腎也總錄又謂未傳能食者必發腦疽背瘡不能食者必傳中滿鼓脹皆為不治之證潔古老人分而治之能食而渴者白虎加人參湯治之不能食而消者錢氏方白朮散倍加葛根治之

三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作陽如論黃帝曰三陽為經又曰所謂三陽者太陽為經又曰三陽為父心主血而小腸與心為表裏者為受盛之官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所藏今小

腸熱結則血脉燥膀胱熱結則津液涸故隔塞而不便至眞要大論論少陰之復有隔腸不便者是也俗亦謂之乾隔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肺爲邪結則不能生腎水而腎水虛弱淺溢內支脾爲邪結則不能勝水氣而水氣汎濫則身浮腫故水溢從是而作焉按水之爲諸本篇指爲肺脾二經分論考內經乃肺脾腎三經所致本篇問名曰水於此又有風水有湧水有石水種種不同又有曰腎風曰膚脹曰鼓脹曰腸覃石瘕之類似水證而非水證不可以一槩論此今以內經諸篇參之乃知端的即如本篇止有一水字又平人氣象論岐伯曰頸脉動喘疾欬曰水目裹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又曰足脛腫曰水又按靈樞水脹論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脉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又按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曰下焦

溢爲水此皆本篇之所謂水也

又有一等曰風水者又按評熱論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胕痝然壅害於言可刺否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胸背上至頭出汗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真氣上逆故口苦舌乾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

又按水熱穴論黃帝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岐伯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帝曰腎何以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

趨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爲胕腫胕腫者聚水而生病也帝曰諸水皆生于腎乎岐伯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屬于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于風內不得入于藏府外不得越于皮膚客于玄府行于皮裏傳爲胕腫本之于腎名曰風水所謂玄府者汗空也自下文又有諸穴所宜刺處難以悉載

又按靈樞論疾診尺篇岐伯曰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臥起狀其頸脉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又曰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此皆風水之謂也

又有一等曰腎風者按奇病論帝曰有病痝然如有水狀切其脉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爲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爲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此乃腎風之謂也

又有一等曰膚脹者按靈樞水脹論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鼙鼙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

又有一等曰鼓脹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此則鼓脹之謂也

又有一等曰腸覃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

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
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
時下此其候也又有一等曰石瘕者卽靈樞水脹論
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
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
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此則腸覃石瘕內
有情聚於水脹而非水脹者也又風與水何以別之
按平人氣象論岐伯對曰頸脈動喘疾欬曰水又曰目
裹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乃又曰面腫曰風又曰足
脛腫曰水則風水之辨當於其面目方知其有風也節
此又引評熱論水熱穴論奇病論而參究之則曰風曰
水之義明矣其治水之法卽湯液醪醴論開鬼門潔
淨府之義蓋之矣湯液醪醴論云其有不從毫毛而生
五藏陽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于內氣耗于
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于內而
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于權衡去宛陳莝微
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
時服五陽已布疏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
巨氣
乃平
一陰者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一陽者手少陽三

焦之脈也。二脈並絡于喉，氣熱內結，故爲喉痺。此亦王註，今姑從之。其一陰當從馬註，陽當兼膽言。

陰搏陽別，謂之有子。陰陽虛，腸澼死。陽加于陰，謂之汗。陰虛陽搏，謂之崩。[illegible]

此舉尺寸之脈，而爲有子、爲腸澼、爲有汗、爲崩諸說也。陰搏者，尺爲陰，其脈搏擊于手也。陽別者，寸爲陽，言尺脈搏擊於指，而與寸脈不同也。此則有子之脈，即脈訣之所謂尺脈不止，眞胎婦者是也。陰陽虛者，尺寸俱虛也。腸澼者，脾氣不化，澼積腸內，氣血日耗，所以至於死也。按腸澼之說，見內經通評虛實論、脈要精微論、大奇論，皆以脈沉小緩者爲易治，身熱者爲死，今曰虛者

爲死。蓋沉小緩而無神也。陽加于陰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寸主動。尺主靜。尺部而見陽脉。乃陽加于陰。則陰虛火盛。其汗自泄。平人氣象論云。尺濇脉滑。謂之多汗者是也。陰虛陽搏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尺脉既虛。陰血已損。寸脉搏擊。虛火愈熾。謂之曰崩。蓋火逼而血妄行也。此則指女子而言耳。按婦人血崩之證。其血從胞絡宮而來。血久下行爲熱路。則本宮血乏。十二經之血。皆從益而滲爲然。胞絡宮則繫於腎。而上通於心。故此諸實闕熱。心腎所經。宜有陰虛陽搏之脉。痿論云。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惟李東垣試効歸用十二經引經之藥。使血歸於十二經。然後用黑藥以止之。若徒用黑藥而不先服須血歸經之藥。其病難愈。

三陰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陰俱搏。十三日夕時死。一陰

俱搏十日死。三陽俱搏且鼓。三日死。三陰三陽俱搏。心腹滿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二陽俱搏。其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

此舉各經之脉。異于常者。而決其死期也。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三陰爲母二脉搏擊于手。異於常候。計其死期。當二十日夜半死。二十日者。天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其成數計十。地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其成數計九。扱二經成數之餘。當死于二十日。而夜半死者。陰病死于陰也。二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二陰爲雌二脉搏擊于手。異于常候。計其

死期當十三日夕時死。下三日者。地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其成數計七。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其成數計六。七六十三。故也。日夕時者。少陰之時候也。二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一陰為獨使二脉搏擊于手。異於常候。計其死期。當十日死。十日者。天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所取生數而心則成數。共十日也。三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二脉搏擊于手而鼓。異于常候。計其死期當在三日。三日者。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計三日也。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三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

膀胱經四經之脉。俱搏擊於手。與於常候。心腹䐜滿。至于發盡。而不得隱曲。大小便爲之不利也。計其死期。當在五日。五日者。土中央之候。病經多而死期速也。此與陰陽別論之不得隱曲殊二陽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也。二脉搏擊于手。與於常候。其病濈濈。當死不治。不過十日死。十日者。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止九日。而十則九日之餘也。

靈蘭秘典論第八

末有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故名篇

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

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相去声使去声下同樂入声道導同伎音技塞入声

此言十二藏相使之貴賤。而遂歸重於心也。十二藏者。

不分藏府而皆謂之藏也據下文所荅內以心為一藏而未及心包絡一藏蓋以心為主而統之也其膻中為一藏以膻中為氣之海乃宗氣所積故亦得以藏稱也帝問諸藏相使之貴賤者即諸藏而較其輕重耳伯言心者君主之官乃五藏六府之大主也此語見靈樞邪客篇又靈樞五癃津液別篇云五藏六府心為之主師傅篇同至虛至靈具衆理而應萬事神明從此出焉肺與心皆居膈上經脈會于太淵死生決于太陰故肺為相傅之官佐君行令凡為治之節度從是而出焉刺禁論以父母比心肺乃曰膈肓之上中有父母而此則以君相比心肺其尊同矣五癃津液別篇云五藏六府肺

（爲之相）肝屬木。木主發生。故爲將軍之官。而謀慮所出。猶運籌于帷幄之中也。（五癃津液別篇云肝爲之將師傳篇云肝者主爲將）膽爲肝之府。謀慮貴于得中。故爲中正之官。而決斷所出。猶決勝於千里之外也。宗氣會于上焦之膻中。六主行脉氣於諸經。而分布陰陽。爲君主之臣使。樂遵君令。喜樂出焉。脾胃屬土。納受運化。乃倉廩之官。而所受六五味從是出焉。（靈樞師傳篇云脾者主爲衛使之迎糧）

大腸居小腸之下。小腸之受盛者。賴以傳導。而凡物之變化者。從是出焉。小腸居胃之下。脾之運化者。賴以受盛。而凡物之所化者。從是出焉。五藏在人。惟腎爲能作強。而男女搆精。人物化生

伎巧從是而出王註所謂在男則當其作强在女則當其伎巧者是也血氣形志論謂少陽與心主為表裏者言三焦心包絡為表裏也言于右腎之中謂太陽與少陰為表裏者言膀胱與腎為表裏也居於左腎之中又靈樞本藏篇謂腎合三焦膀胱言右腎合三焦左腎合膀胱故三焦在下部之右為决瀆之官水道所出膀胱在下部之左為州都之官津液所藏然是三焦膀胱者必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泄注氣海之氣不及則隱閟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氣海者上焦之膻中空乃宗氣所會而自上而下者也按靈樞本輸篇云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脾合胃

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也。凡此十二官者，上下相使，彼此不

濟，不得相失也。故十二官之中，雖心為君主，君主不病，則百體自寧，猶人主明，則下民自安也。以人身而言，用此法以養生，心泰而體寧，必有壽而終身不殆。以人主而言，用此法以治世，君明而下安，必大昌而天下盛治。否則心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凡各經轉輸之路，皆閉塞而不通，其形乃大傷矣。以此養生則受殃，以此治世則宗危，可不知所戒哉。

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

要閔閔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于毫氂毫氂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瞿音發禮檀弓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註云眼目速瞻之貌

此言十二官之道乃至道也微妙而難測變化而無窮孰知其原之所在耶彼不知此養生之法者有消而無長瞿瞿然驚顧擬而識之窘迫哉此消者瞿瞿也孰知其有要耶不知其要所以不知其原也閔閔者說文以為病與傷痛也唯不知其要則閔閔然獨當其病孰知

何法爲善耶。按氣交變大論亦云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閔閔之當孰者爲良且是十二官之數恍惚者。無形也毫氂從此而生毫氂者。至小也度量從此而起積推之而千。又推之而萬可以益大唯心爲君主之官。有以制此形耳。帝乃深貴此言。而藏之靈蘭之室。故此篇曰靈蘭秘典論者。良有故也。按靈樞刺節眞邪篇外論篇皆藏此室

六節藏象論第九

篇內首問六六之節後又問藏象何如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爲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謂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者

者所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帝曰余已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為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故形

藏四神藏五合為九藏以應之也前言人以九九制會後言地以九九制會皆在人爲九藏在地爲九野則人與地皆可以言九九制會也

此詳言六六九九之會也按六微旨大論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蓋言天道六六之節盛衰者在天之三陰三陽右旋天名更治歲政每歲各一盛衰每六歲則周遍得盛衰之一節

六六也上下有位左右有紀者謂每歲陰陽盛衰之位上下謂司天在泉二位也左右謂司天之左間右間及在泉之左間右間為四紀也凡天右旋之陰陽臨司天之位者其天之政盛至三之氣始布臨在泉之位者其地之氣盛至終之氣始布而上下二位行二節陰陽盛衰也臨司天之左間者其氣至四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三之氣盛臨在泉之左間者其氣至初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二之氣盛而左右四紀有四節陰陽盛衰也故此六節陰陽每歲各一歲求而數得六寅申歲少陽旋來司天治之為初六少陽之右卯酉歲陽明旋來司

天治之爲六二陽明之右戊戌歲太陽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三太陽之右己亥歲厥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四厥陰之右子午歲少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五少陰之右丑未歲太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六太陰之右周而復始于少陽治之故曰六六之節盛衰也本篇帝問所重在六六之節不及盛衰與標本之義其所謂九九制會者即下文自古通天者生之本至合爲九藏以應之也凡此六六之節九九之會所以正天之度而天之有度正所以制日月之行也運氣論奥云天之有[illegible]條有度乃日月行一日之處指二十八宿爲證而記之日度華家新書云天體[illegible]有常度而無實幾天非有體也因星之所附麗以爲天

謂亦所以正氣之數而氣之有數正所以紀化生之用也何以見天度制日月之行也天本屬陽地本屬陰日為陽之精故為陽月為陰之精故為陰其行也各有分紀其間也各有道理蓋天自西而東轉其日月五星循天從東而西轉日則晝夜行天之一度月則晝夜行天之十三度有奇者謂復行一度之中作十九分分之得七大率月行疾速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是將十三度及十九分之七數總之則二十九日計行天三百八十七度有奇計月行疾之數比日行遲之數則二十九日日方行天二十九度月已先行一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外。又行天之二十二度。更少七度而不及日也。陰陽家說謂日月之行。自有前後遲速不等。固無常準。則有大小月盡之異也。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則二十五刻。當為一歲。內除歲外之異。則有三百六十日。又除小月所少之日六日。止有三百五十四日。而成一歲。通少十一日二十五刻。乃綴閏為十二月之制。則有立首之氣。氣乃三候之至。月半示中也之方。乃十二辰之方也。閏月之紀。則無立氣。斯乃當此氣。但依常次節見之推。其所餘乃成閏。天度非矣。朱註云。日行遲。故一晝夜行天之一度。而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而猶有度之奇分矣。月行速。故一晝夜行天之十三度餘。而二十九日一周天也。言有日

謂十三度外後行十九分度之七故云月行十三度
有奇也禮義又漢律曆志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貨東
而術天西行月月及五返行從而而獨天常行[illegible]左史
許公並術天而東行從東而西轉也游曆宗說月一日
到已日月行九夜日夜行十四受餘自五日至八月行
次族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在十九日其行遲日夜
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一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
三度餘二十四以至盡日行又大疾月夜行十四度餘
令太史說月行之率不如此犬月行有一五日前疾有
十五日後遲者有十五日前[illegible]十十左日後疾者大率
一月四分之而皆有電天遊然之度周無常率矣雖周
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凡行三百六十一度二什
九日日三行二十九度月行三百八十七度少七度而不
及日也至三十日日復遲計率至十三分日之以月方
及日矣此大盡之月也大率其計率至十三分日之字
者亦大盡法也其計率至十三分日之而之六而及日
者小盡之月也故云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也
近言之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一歲法以奇
不成日故舉大以言之若境以大小爲法則歲止有三
百五十四日歲少十一日餘去即月所少之歷加滿亦

餘之日故後閏後三十二日之盈閏焉又按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

全不定矣十二失閏下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illegible]
為寒暑久易農祭廢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當閏
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
成以此信治百官而庶功皆熙也

立端於始

[illegible]言此至之
正時以發端於治詳示步
歷者以之于之山星歲前

表正於中

[illegible]冬正于中註
六時中氣以正月

推餘於終[illegible]而

前于穀註云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
閏天註云滿首也始初也長彰示
也正斗柄也中月半也推選而也言立首氣於初節之
日表斗建於月半之辰該餘閏於根望之後是以門之
前則氣不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兵氣成常月之制是初
立中閏月之紀無初無紀縱歷有之皆他節氣也被
華桑新書云辟家逆考徃古冬今歲月日時各紀甲于
兩雖交會五梟遠妹必推其聚于于正玄揆之中者名
日上元乃履端于始也從上元而下至當時測驗與籌
家相應乃舉正于中也又順推以後求其餘分皆盡總
會如初乃歸
餘於終也

何以見氣數紀化生之用也蓋天以六六

為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壬癸之日也。六十日。而周甲子之數。甲子六周而復始則終一歲之日。是三百六十日之歲法。非天度之數也。此則十二月。各三十日。若除小月。其日又差矣。故有此天度則自然有此氣數。而日與長短月移寒暑者。生長收藏。無失其宜矣。何以見地之與人。皆九九制會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以人皆本于天地之陰陽而生也。故在地為九州。在人為九竅。皆本之于天氣。其所以生者五金木水火土也。其所以為氣者三。天氣地氣運氣也。此數語與生氣通天論相同 非獨人由三氣以生。天地之道亦然。故天地人之道。三而三之則為九。以地則有九野。故人則

有九藏。曰頭角。曰耳目。曰口齒。曰胸中。此形藏。計有其四。曰肝。曰心。曰脾。曰肺。曰腎。此神藏。計有其五。合為九藏。正所以應九野也。

帝曰。余已聞六六九九之會也。夫子言積氣盈閏。願聞何謂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也。帝曰。請遂聞之。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

此言積氣盈閏之法也。五日謂之候。按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大明一統曆

云孟春立春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
五日魚上冰　雨水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鴻鴈來
[illegible]後五日草木萌動○仲春驚蟄節初五日桃
始華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春分氣初五
日玄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季
春清明節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為鴽[illegible]
[illegible]牡丹華[illegible]後五日虹始見　穀雨氣初五
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illegible]
[illegible]○孟夏立夏節初五日螻蟈鳴次五日蚯蚓出
後五日王瓜生　小滿氣初五日苦菜秀次五日靡草
死[illegible]○仲夏芒種
[illegible]次五
節初五日螳螂生[illegible]後五日反舌無聲[illegible]夏至氣初
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illegible]後五日半
夏生○季夏小暑節初五日溫風至次五日蟋蟀
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　大暑氣初五日腐草為螢
次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孟秋立秋節初
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　處暑氣
初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

仲秋白露節初五日。涼風至[illegible]鴻鴈來。次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群鳥養羞。秋分[illegible]初五日雷始收聲。次五日蟄蟲坏戶音培[illegible]蟄蟲坏戶以土培其戶[illegible]後五日水始涸。[illegible]寒露節初五日鴻鴈來賓前言來而此言賓月令作[illegible]後至爲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爲蛤月令作蛤後五日菊有黃華。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立冬十月節初五日水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爲蜃蜃蛤小雪氣初五日虹藏不見。次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仲冬大雪節初五日[illegible]鳥不鳴月令作[illegible]。次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芸始生。荔挺出。冬至氣初五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季冬小寒節初五日鴈北鄉。次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雉雊。大寒氣初五日雞始乳。次五日征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三候謂之氣。即立春有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涉負冰三候。而謂之一氣也。六氣謂之一時。則六氣計有三月。而謂之春。四

時謂之歲、分春夏秋冬之四時、而謂之一歲、各有其時。則五行各從其所主而主治之也、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其所候者、每年同法、故必知年之加臨、氣有盛衰、虛實而始可以稱上工矣。故曰數語見靈樞壽夭剛柔篇其曰加者即六元正紀大論加臨之加

帝曰、五運之始、如環無端、其太過不及何如、岐伯曰、五氣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帝曰、太過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經有也。

此言五運之有平氣、有太過、有不及也。按氣交變大論、帝以五運之化太過不及、而伯以歲木太過、歲火太

歲土太過。歲金太過。歲水太過。各有天時民病應見焉答。又以不及爲問。而伯以歲木不及。歲火不及。歲土不及。歲金不及。歲水不及。各有天時民病爲答。又按五常政大論。帝以平氣不及太過爲問。而伯以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爲平氣。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爲不及。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爲太過。故謂之曰在經有也

帝曰。何謂所勝。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命其藏。帝曰。何以

知其勝。歧伯曰。求其至也。皆歸始春。未至而至。此爲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所謂求其至者。氣至之時也。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

氣淫已下。有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十字。乃末三句之訛重複入此。金匱真言論云。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五運行大論云。帝曰。主歲何如。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侮反受邪。寡于畏也。

此明勝之爲義。不分太過不及。而皆有所勝也。所謂勝者。卽五行相剋之謂。如春爲木。夏爲火。長夏爲土。秋爲金

金冬屬水故春勝長夏木勝土也長夏勝冬土勝水也冬勝夏水勝火也夏勝秋火勝金也秋勝春金勝木也此乃五行以時相勝而在人則以氣命其藏肝勝脾脾勝腎腎勝心心勝肺肺勝肝者是也然欲知其勝之爲候則在於立春前十五日乃候之初也斯時氣候未當至而先至者是氣有餘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假令肝木有餘則肺金不足金不勝木故木太過木氣有餘則反薄肺金而乘於脾土矣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此皆五藏之氣內相淫并爲疾故曰氣淫也氣候應至不至而後期始至是氣不足故曰不

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又如肝木氣少不能制土土氣無畏而遂妄行水被土凌故云所勝妄行而心亦受病也肝木之氣不平肺金之氣薄之故曰所不勝薄之然木氣不平土金交薄相迫為疾故曰氣迫何也猶我剋者為所勝剋我者為所不勝生我者為所生耳故必謹候其氣至之時凡候其年則始於立春之日候其氣則始於四氣定期候其日則隨于候日故曰謹候其時氣可與期也失時反候而五行莫治上縱一歲之氣者不能分之則邪僻內生醫工不能禁之矣

帝曰有不襲乎岐伯曰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帝曰非常而變奈何岐伯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

此言五運之氣有不襲者少所以為變而民病之微甚生死係之也按六元正紀大論云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若餘已復餘少已復少則天地之氣變常而苛疾至矣假如木令太過木尅脾土然肺

金足以制之。是因所勝而病微也。若肺金不足以制之而脾土爲肝之所不勝。其病甚矣。但所不勝者。其病既甚。而又重感于邪則必死矣。非其所勝之時。則病必微。當其所勝之時。則病必甚也。

帝曰。善。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腸胃。

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此帝以萬物稟氣多少為問伯乃大其問而以天地之氣味養人者樂之也萬物皆有形必氣合而後成之萬物皆有名必因變而正其名變者異也何正名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注云正名自物謂正百物之名以明是民皆使民不惑也共者供給公上之賦斂也皆天地之所運陰陽之所化但萬物稟此陰陽之氣者必有多少可盡得而聞之伯言天地至為廣大難以盡言其間陰陽所化者萬物有色而草之五色有出于天成者有出于人為者極之而有不可勝視者也萬物有味而草之五味有出於天成者有出於人為者極之而有

不可勝美者也惟人之嗜欲無窮氣味皆有以通之故陽爲氣氣本于天而上天之五氣乃天之所以食人者也此五氣入于鼻以通于五藏而藏于心肺遂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矣靈樞憂恚無言論云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此乃入于鼻上下于喉嚨而通于五藏者歟陰爲味味本于地而萬物之五味乃地之所以食人者也故五味入于口以通于六府而藏于腸胃遂使味有所藏以養五氣則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氣乃自生矣憂恚無言論云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此乃入于口由于咽喉而藏于六府者歟然則氣味不可窮物無陰陽

之外而數人又不可以數萬萬數之大耶此非帝不作非伯不能答其一時神聖聚會于一堂而講究玄理以救萬古之民命者如此

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為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為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為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此為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

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illegible]

此明十一藏象而總其取決於膽也夫藏在內而形之於外者可閱斯之謂藏象也靈樞本神篇帝問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伯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

而處物謂之智。此而心藏則曰生之本。神之變。肺藏則
曰氣之本。魄之處。腎藏則曰精之處。肝藏則曰魂之居。
正當以彼義而釋此藏也。試以心藏言之。心者爲君主
之官。神明出焉。故吾身與萬事萬物之所以生。以之爲
本。神明應用。以之變化。面居上。心則華之。火炎上也。血
脉在中。心則充之。心主血脉也。五藏生成篇云。諸血者皆屬于心。痿論云。心主身之血脉。心肺居於膈上。皆爲陽。而心則爲陽中之陽。當爲
陽中之太陽也。自時而言。夏爲火。心亦屬火。其通於夏
氣乎。以肺藏言之。五藏生成篇云。諸氣者。皆屬于肺。故
吾身之氣。以之爲本。肺藏魄。故魄以之爲處。肺主身之

皮毛。故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肺與心居于膈上。皆屬陽。而肺為陽中之陰。當為陽中之太陰也。自時而言。秋主金。肺亦屬金。其通於秋氣乎。以腎藏言之。腎主冬。冬主閉藏。故腎主蟄。封藏之本也。腎者主水。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為精之處也。腎主骨。髓腦為髓海。故其華在髮。其充在骨。腎肝居於膈下。皆屬陰。而腎為陰中之陰。當為陰中之少陰也。蓋肺為手太陰。故即以太陰名之。而腎為足少陰。故即以少陰名之耳。冬主水。腎亦屬水。其通於冬氣乎。以肝藏言之。肝主筋。故勞倦罷極以肝為本。肝藏魂。故為魂所居。靈樞本藏篇云。肝應爪

故其華在爪，此主筋，故其充在筋。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又諸氣皆屬於肺，則吾身之血氣皆由肝而生也。又曰：在味爲酸。在色爲蒼，故其味酸，其色蒼也。東方爲陽生之始，而肝則爲五藏之長，故肝爲陽中之少陽也。春主木，肝亦屬木，其通於春氣乎。然脾雖屬于五藏，而與胃以膜相連，故此脾胃爲倉廩之官。大腸爲傳導之官。小腸爲受盛之官。三焦爲決瀆之官。膀胱爲州都之官。然六府皆所以受物，實而不滿者也，故皆可以爲倉廩之本。愚按：營，謂營氣者。水穀之精氣也。靈

樞營衛生會篇謂營氣出於中焦。故此六藏者。誠爲營氣之所居。又爲營氣所居之器也。凡所以化糟粕轉味而或入或出者。皆由此六府耳。陰陽應象大論云。脾主口故其華在脣四白也。四白者。口脣四際之白色也。又曰在味爲甘。在色爲黃。故曰其味甘。其色黃也。脾居中州爲陰中之至陰。故曰至陰之類。通土氣也。靈蘭秘典論云。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凡十一藏。皆取決于膽耳。蓋肝之志爲怒。心之志爲喜。脾之志爲思。肺之志爲憂。腎之志爲恐。其餘六藏。孰非由膽以決斷之者乎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

倍已上為格陽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已上為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已上為關格關格之脉羸不能極于天地之精氣則死矣。

此言關格之脉而決其為死也上文言十一藏之藏象矣然胃膽小腸大腸三焦膀胱之脉見于左手寸部曰人迎肝心脾肺腎之脉見於右手寸部曰氣口故靈樞終始經脉四時氣等篇皆云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故此

篇名之曰格陽。正以拒六陰于內。而使之不得出耳。王註止言手經而不言足經者未考諸篇大義故耳又言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陰。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脉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脉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故此篇名之曰關陰。正以關六陽于外。而使之不得入耳。

云此止引躁脉而不兼手足者非。按傷寒論云寸口脉浮而大浮為虛大為實在尺為關在寸為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趺陽脉伏而濇伏則吐逆水穀不化濇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矣內經諸篇云明以左手人迎脉太自一盛以至四盛乃手足六陽經為病其名曰格故春夏人迎微大者為無病今仲景曰後人為格又曰循則時道是以格脉為內經之謂此事難知集李東垣宗之。且曰。氣口之脉大四倍于人迎則又同於關

經三十七難之說門下知內經諸篇之以人迎大于熱
以有爲格脈也內經諸篇分明以右手氣口脈大者一
盛以至四盛少手足六陰經病其名曰關故秋冬不得氣
口數大者爲無病今時景在尺爲關又曰關則不東
小便是以關人脈誤爲內景以尺爲關又難知集李經
極宗之月曰人迎之脈以大經四之以月則同于難迎
三十七難之說而不知內經諸篇之以氣小大于人迎
者爲謂脈之說州藉蒸要竟列關格爲病名亦曰少兩
寸俱盛倍已未上其病名之謂而同于得內景經諸篇之
倍已上盛四倍已又此東直之說不得仲內景經後世
精緒也鳴說則哉致之謂之秦張王李朱諸賢後工復
業書者所呼病與軒歧之義況能使後世下之死
知關格病宗尚内經病然知其能非關格也之意
生洽關格脈之脈病非名哉焉能而無格也哉
天人
多參又云人迎與脈口俱盛四部以上則是兩手寸部
氣盛之極也名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故此篇曰關
格之脈羸不能極于天地之精氣則死矣羸與盈同即

俱盛之謂也。